

三國志

魏

冊六



魏志卷十五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劉馥 司馬朗 梁習 張既 温恢

賈逵 子充 李孚 楊沛

劉馥字元穎沛國相人也避亂揚州建安初說袁術將戚寄秦翊使率眾與俱詣太祖太祖悅之辟為司徒掾後孫策所置廬江太守李述攻殺揚州刺史嚴象廬江梅乾雷緒陳蘭等聚眾數萬在江淮間郡縣殘破太祖方有袁紹之難謂馥可任以東南之事遂表為揚州刺史馥既受命單馬造合肥空城建立州治南懷緒等皆安集之貢獻相繼數年中恩化大行百姓樂其政流民越江山而歸者以萬數於是聚諸

生立學校廣屯田興治芍陂及茹陂七門吳塘諸場以漑稻田官民有畜又高爲城壘多積木石編作草苫數千萬枚益貯魚膏數千斛爲戰守備建安十三年卒孫權率十萬衆攻圍合肥城百餘日時天連雨城欲崩於是以前苦蓑覆之夜然脂照城外視賊所作而爲備賊以破走揚州士民益追思之以爲雖董安于之守晉陽不能過也及陂塘之利至今爲用馥子靖黃初中從黃門侍郎遷廬江太守詔曰卿父昔爲彼州今卿復據此郡可謂克負荷者也轉任河內遷尙書賜爵關內侯出爲河南尹散騎常侍應璩書與靖曰入作納言出臨京任富民之術日引月長藩落高峻絕穿窬之心五種別出遠水火之災農器必具無失時之闕蠶麥有苦備之用無雨濕之虞封符指

期無流連之吏鰥寡孤獨蒙廩振之實加之以明摘
幽微重之以秉憲不撓有司供承王命百里垂拱仰
辦雖昔趙張三王之治未足以方也靖爲政類如此
初雖如碎密終於百姓便之有馥遺風母喪去官後
爲大司農衛尉進封廣陸亭侯邑三百戶上疏陳儒
訓之本曰夫學者治亂之軌儀聖人之大教也自黃
初以來崇立太學二十餘年而寡有成者蓋由博士
選輕諸生避役高門子弟恥非其倫故夫學者雖有
其名而無其人雖設其教而無其功宜高選博士取
行爲人表經任人師者掌教國子依遵古法使二千
石以上子孫年從十五皆入太學明制絀陟榮辱之
路其經明行修者則進之以崇德荒教廢業者則退
之以懲惡舉善而教不能則勸浮華交游不禁自息

矣闡弘大化以綏未賓六合承風遠人來格此聖人
 之教致治之本也後遷鎮北將軍假節都督河北諸
 軍事靖以為經常之大法莫善於守防使民夷有別
 遂開拓邊守屯據險要又修廣戾渠陵大塢水漑灌
 薊南北三更種稻邊民利之嘉平六年薨追贈征北
 將軍進封建成鄉侯諡曰景侯子熙嗣晉陽秋曰劉
 之弟也弘與晉世祖同年居同里以舊恩屢登顯位
 自靖至弘世不曠名而有政事才晉西朝之末弘為
 車騎大將軍開府荊州刺史假節都督荆交廣州諸
 軍事封新城郡公其在江漢值王室多難得專命一
 方盡其器能推誠羣下厲以公義簡刑獄務農桑每
 有興發手書郡國丁寧密故莫不感悅顛倒奔赴
 咸曰得劉公一紙書士武陵伍朝高事也時帝在長安
 命弘得選用辛守徵士於陵伍朝高事也時帝在長安
 皮初有勳江漢顯弘初資名輕淺以弘壻夏襄陽太守
 詔書以襄陽顯弘初資名輕淺以弘壻夏襄陽太守
 一陽弘曰夫統天下者當與天安得十女壻然為治與
 乃表陟姻親舊制不廣漢太守辛冉以天勳宜見酬報聽
 之眾益服其公當廣漢太守辛冉以天勳宜見酬報聽

雲擾進從橫計於弘弘怒荆州安全弘有劉景升保諸
公讚曰于時天下雖亂荆州安全弘有劉景升保諸
江漢之志不病卒子璠北中郎將
銜之會弘病卒子璠北中郎將

司馬朗字伯達河內温人也司馬彪序傳曰朗祖父

儻有大度長八尺三寸腰帶十圍儀狀魁岸與衆有

異鄉黨宗族咸景附焉位至穎川太守父防字建公

性質直公方雖閑居宴處威儀不忒雅好漢書名臣

列傳所諷誦者數十萬言少仕州郡歷官洛陽令京

北尹成以年老轉拜騎都尉養志閭巷闔門自守諸子

雖冠成人不命曰進不敢進不命曰坐不敢坐不指

有所問不敢言父子之間肅如也年七十宣皇帝也九

二十四年終有子八人朗最長女即晉宣皇帝也九

歲人有道其父字者朗曰慢人親者不敬其親者也

客謝之十二試經爲童子郎監試者以其身體壯大
疑朗匿年劾問朗曰朗之內外累世長大朗雖穉弱
無仰高之風損年以求早成非志所爲也監試者異
之後關東兵起故冀州刺史李邵家居野王近山險
欲徙居温朗謂邵曰唇齒之喻豈唯虞虢温與野王

卽是也今去彼而居此是爲避朝亡之期耳且君國人之望也今寇未至而先徙帶山之縣必駭是搖動民之心而開姦宄之原也竊爲郡內憂之邵不從邊山之民果亂內徙或爲寇鈔是時董卓遷天子都長安卓因留洛陽朗父防爲治書御史當徙西以四方雲擾乃遣朗將家屬還本縣或有告朗欲逃亡者執以詣卓卓謂朗曰卿與吾亡兒同歲幾大相負朗因曰明公以高世之德遭陽九之會清除羣穢廣舉賢士此誠虛心垂慮將興至治也威德以隆功業以著而兵難日起州郡鼎沸郊境之內民不安業捐棄居產流亡藏竄雖四關設禁重加刑戮猶不絕息此朗之所以於邑也願明公監觀往事少加三思卽榮名並於日月伊周不足侔也卓曰吾亦悟之卿言有意

臣松之案朗此對但爲稱述卓功德末相箴誨而已
了不自申釋而卓便云吾亦悟之卿言有意客主之
辭如爲不朗知卓必亡恐見留卽散財物以賂遺卓
相酬塞也

用事者求歸鄉里到謂父老曰董卓悖逆爲天下所
讎此忠臣義士奮發之時也郡與京都境壤相接洛
東有成臯北界大河天下興義兵者若未得進其勢
必停於此此乃四分五裂戰爭之地難以自安不如
及道路尙通舉宗東到黎陽黎陽有營兵趙威孫鄉
里舊婚爲監營謁者統兵馬足以爲主若後有變徐
復觀望未晚也父老戀舊莫有從者惟同縣趙咨將
家屬俱與朗往焉後數月關東諸州郡起兵衆數十
萬皆集滎陽及河內諸將不能相一縱兵鈔略民人
死者且半久之關東兵散太祖與呂布相持於濮陽
朗乃將家還溫時歲大饑人相食朗收恤宗族教訓

諸弟不爲衰世解業年二十二太祖辟爲司空掾屬
除成臯令以病去復爲堂陽長其治務寬惠不行鞭
杖而民不犯禁先時民有徙充都內者後縣調當作
船徙民恐其不辦乃相率私還助之其見愛如此遷
元城令入爲丞相主簿朗以爲天下土崩之勢由秦
滅五等之制而郡國無蒐狩習戰之備故也今雖五
等未可復行可令州郡並置兵外備四夷內威不軌
於策爲長又以爲宜復井田往者以民各有累世之
業難中奪之是以至今今承大亂之後民人分散土
業無主皆爲公田宜及此時復之議雖未施行然州
郡領兵朗本意也遷兗州刺史政化大行百姓稱之
雖在軍旅常麤衣惡食儉以率下雅好人倫典籍鄉
人李覲等盛得名譽朗常顯貶下之後覲等敗時人

服焉鍾繇王粲著論云非聖人不能致太平朗以為

伊顏之徒雖非聖人使得數世相承太平可致魏書曰文

帝善朗論命祕書錄其文孫盛曰繇既失之朗亦未

為得也昔湯舉伊尹而不仁者遠矣易稱顏氏之子

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由此

而言聖人之與大賢行藏道一舒卷斯同御世垂法

理無降異升泰之美豈俟積世哉善入為邦百年亦

可以勝殘去殺又曰不踐跡亦不入于室數世之論

其在斯乎方之建安二十二年與夏侯惇臧霸等征

大賢固有間矣吳到居巢軍士大疫朗躬巡視致醫藥遇疾卒時年

四十七遺命布衣幅巾斂以時服州人追思之魏書曰朗

臨卒謂將士曰刺史蒙國恩厚督師萬里微功未效

而遭此疫癘既不能自救辜負國恩身沒之後其布

衣幅巾斂以時明帝即位封朗子遺昌武亭侯邑百

戶朗弟孚又以子望繼朗後遺薨望子洪嗣晉諸公

字子初孚之長子有才識早知名咸熙中位至司徒

入晉封義陽王遷太尉大司馬時孚為太宰父子居

上公位自中代已來未之初朗所與俱徙趙咨官至

有也洪字孔業封河間王

太常爲世好士

客字君初子鄴字子晉驃騎將軍封東平陵公並見百官名志

梁習字子虞陳郡柘人也爲郡綱紀太祖爲司空辟
召爲漳長累轉乘氏海西下邳令所在有治名還爲
西曹令史遷爲屬并土新附習以別部司馬領并州
刺史時承高幹荒亂之餘胡狄在界張雄跋扈吏民
亡叛入其部落兵家擁衆作爲寇害更相扇動往往
棊時習到官誘喻招納皆禮召其豪右稍稍薦舉使
詣幕府豪右已盡乃次發諸丁彊以爲義從又因大
軍出征分請以爲勇力吏兵已去之後稍移其家前
後送鄴凡數萬口其不從命者興兵致討斬首千數
降附者萬計單于恭順名王稽顙部曲服事供職同
於編戶邊境肅清百姓布野勤勸農桑令行禁止貢
達名士咸顯於世語在常林傳太祖嘉之賜爵關內

侯更拜為真長老稱詠以為自所聞識刺史未有及
習者建安十八年州并屬冀州更拜議郎西部都督
從事統屬冀州摠故部曲又使於上黨取大材供鄴
宮室習表置屯田都尉二人領客六百夫於道次耕
種菽粟以給人牛之費後單于入侍西北無虞習之

績也

魏略曰鮮卑大入育延常為州所畏而一且將其部落到五千餘騎詣習求互市習念不聽則恐

其怨若聽市州下又恐為所略於是乃許之往與會空城中交市遂敷郡縣自將治中是以下軍往就之市

易吏民惶怖不知所施胡延騎皆驚上馬彎弓圍習數重吏民惶怖不知所施胡延騎皆驚上馬彎弓圍習數

犯法吏不犯人習乃使譯呼延到駭邪遂斬之汝胡自

破膽不取動是後無寇虜至二十二魯祖拔漢中

陽以歸乃以水其部有五妻住晉陽州留其思之又恐遂

不民而單騎獨入晉陽盜取其妻已出城州郡乃覺

使逐昔馬負其妻重騎行遲未及與其眾合而為

已殺之大喜以習前後有策略封為關內侯文帝踐阼復置并州復為刺

史進封申門亭侯邑百戶政治常為天下最太和二

年徵拜大司農習在州二十餘年而居處貧窮無方

面珍物明帝異之禮賜甚厚四年薨子施嗣初濟陰

王思與習俱為西曹令史思因直日白事失太祖指

太祖大怒教召主者將加重辟時思近出習代往對

已被收執矣思乃馳還自陳己罪罪應受死太祖歎

習之不言思之識分曰何意吾軍中有二義士乎臣

之以為習與王思同察而已親非骨肉義非刎頸而

以身代思受不測之禍以之為義無乃乖先哲之雅

旨乎史遷云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故君子不

為苟存不為苟亡若使思不引分主不加怒則所謂

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後同時擢為刺史思領豫

州思亦能吏然苛碎無大體官至九卿封列侯魏略

傳曰思與薛悌郤嘉俱從微起官位略等三人中悌

差挾儒術所在名為閑省嘉與思事行相似文帝詔

曰薛悌駁吏王思郤嘉純文書敬賢禮士傾意以報其
 勤以是顯名正始中據性為少信時有吏父病篤怒無
 下吏傲然不知何據性為少信時有吏父病篤怒無
 舍此謂乎遂不與假吏父明怒曰世無恨意婦病為者
 豈自謂求假不與假吏父明怒曰世無恨意婦病為者
 薄如如是再三思又性急嘗執筆作書蠅能得筆驅去復
 來踞壞之時有人謂之陽施暴魯郡高陽劉類胡業亦為刺
 史郡守之時有人謂之陽施暴魯郡高陽劉類胡業亦為刺
 慝尤甚以善修人休廢於世嘉平過無輕重農太守
 吏二百餘人善修人休廢於世嘉平過無輕重農太守
 其頭又在亂杖里皆牽孔穴外如託是四乃出使人掘地
 求錢所不得使市里屬每遣大吏出而陰識小吏者輒發怒
 督郵之性又使少信每遣大吏出而陰識小吏者輒發怒
 中傷之性又使少信每遣大吏出而陰識小吏者輒發怒
 不自嘗又遣鈴下及婢使轉相檢驗嘗按行宿止
 不日信又遣鈴下及婢使轉相檢驗嘗按行宿止
 民家二狗逐猪驚走頭插便使伍伯曳五官類
 以孫外吏頭責之垂百歲聞類出行當愧不詳因託兒問
 以他事入尹昌年垂百歲聞類出行當愧不詳因託兒問
 曰我迎府君死我欲來見我兒扶昌在道左類見也
 其兒曰用是死我欲來見我兒扶昌在道左類見也
 舊俗民謗之乃題其門曰不肯府君遷免與死也類雖聞弘
 農吏民患之乃題其門曰不肯府君遷免與死也類雖聞弘

之猶不能自改其後安東將軍司馬文王西征路經弘農弘農人告類荒蕪不任宰郡乃召入為五官中

將郎

張既字德容馮翊高陵人也年十六為郡小吏魏略曰既

世單家富為人容儀少小工書疏為郡門下小吏而家富自惟門寒念無以自達乃常畜好刀筆及版

奏伺諸大吏有乏者後歷右職舉孝廉不行太祖為輒給與以是見識焉

司空辟未至舉茂才除新豐令治為三輔第一袁尚

拒太祖於黎陽遣所置河東太守郭援并州刺史高

幹及匈奴單于取平陽發使西與關中諸將合從司

隸校尉鍾繇遣既說將軍馬騰等既為言利害騰等

從之騰遣子超將兵萬餘人與繇會擊幹援大破之

斬援首幹及單于皆降其後幹復舉并州反河內張

晟眾萬餘人無所屬寇崤澠間河東衛固弘農張琰

各起兵以應之太祖以既為議郎參繇軍事使西徵

諸將馬騰等皆引兵會擊晟等破之斬琰固首幹奔
荊州封旣武始亭侯太祖將征荊州而騰等分據關
中太祖復遣旣喻騰等令釋部曲求還騰已許之而
更猶豫旣恐爲變乃移諸縣促儲侍二千石郊迎騰
不得已發東太祖表騰爲衛尉子超爲將軍統其衆
後超反旣從太祖破超於華陰西定關右以旣爲京
兆尹招懷流民興復縣邑百姓懷之魏國旣建爲尙
書出爲雍州刺史太祖謂旣曰還君本州可謂衣繡
晝行矣從征張魯別從散關入討叛氐收其麥以給
軍食魯降旣說太祖拔漢中民數萬戶以實長安及
三輔其後與曹洪破吳蘭於下辯又與夏侯淵宋建
別攻臨洮狄道平之是時太祖徙民以充河北隴西
天水南安民相恐動擾擾不安旣假三郡人爲將吏

者休課使治屋宅作水碓民心遂安太祖將拔漢中

守恐劉備北取武都氏以逼關中問既既曰可勸使

北出就穀以避賊前至者厚其寵賞則先者知利後

必慕之太祖從其策乃自到漢中引出諸軍令既之

武都徙氏五萬餘落出居扶風天水界三輔決錄注

為郡功曹游殷察異之引既過家既敬諾殷先歸敕

家具設賓饌及既至殷妻笑曰若其悖乎張德容童

昏小兒論霸王之略饗訖以卿勿怪乃方伯之器也殷遂

與既論霸王之略饗訖以卿勿怪乃方伯之器也殷遂

託之既胡軫有隙宿望難違其旨乃許之殷先與司

隸校尉胡軫有隙宿望難違其旨乃許之殷先與司

自說但言伏罪知人之明死有貴神之靈子楚于仲

允為蒲阪令太祖定關中時漢興郡缺太隴西魏略

既稱楚才兼文武遂以漢興太守後轉隴西魏略

殺太和東下楚獨據隴西召會吏民謂之曰太守富無

各棄郡兵至諸郡吏民皆已應之此亦諸太守富無

恩德今蜀太守本為國吏皆涕泣言死生當與明府同無

取之秋也太守持往吏民皆涕泣言死生當與明府同無

有已去必楚復言卿曹若不願我若國畫一計今東去
是為一郡太守義以人降未獲爵寵也若官遂城守而南安
急爾乃取太守攻隴西楚聞賊到乃遣長史馬顯出門
果將蜀兵就城上曉諭蜀帥言卿能斷隴使東兵不
設陣而自於城上擊之蜀人不攻自服後十餘日諸軍上
疲弊一月之中則隴西吏人乃去後十餘日諸軍上
隴諸葛亮破走南安封列侯長史掾屬皆賜拜帝嘉其
獲重刑而楚引功殿楚儀式帝令侍中贊引為吏初
治詔特聽朝引階上殿知儀式帝令侍中贊引為吏初
不朝覲被詔登階殿知儀式帝令侍中贊引為吏初
太守前楚當言唯而大應稱諾帝顧之而笑遂勞勉
之罷會自表乞留宿衛拜駙馬都尉楚不學問而性
好在遊蕩音樂乃畜歌者琵琶箏簫每行來將以自隨
七十是時武威顏俊張掖和鸞酒泉黃華西平麴演
餘卒是時武威顏俊張掖和鸞酒泉黃華西平麴演
等並舉郡反自號將軍更相攻擊俊遣使送母及子
詣太祖為質求助太祖問既既曰俊等外假國威內
生傲悖計定勢足後即反耳今方事定蜀且宜兩存
而鬪之猶卞莊子之刺虎坐收其斃也太祖曰善歲

餘鸞遂殺俊武威王祕又殺鸞是時不置涼州自三
輔距西域皆屬雍州文帝卽王位初置涼州以安定
太守鄒岐爲刺史張掖張進執郡守舉兵拒岐黃華
麴演各逐故太守舉兵以應之旣進兵爲護羌校尉
蘇則聲勢故則得以有功旣進爵都鄉侯涼州盧水
胡伊健妓妾治元多等反河西大擾帝憂之曰非旣
莫能安涼州乃召鄒岐以旣代之詔曰昔賈復請擊
鄆賊光武笑曰執金吾擊鄆吾復何憂卿謀略過人
今則其以便宜從事勿復先請遣護軍夏侯儒將軍
費曜等繼其後旣至金城欲渡河諸將守以爲兵少
道險未可深入旣曰道雖險非井陘之隘夷狄烏合
無左車之計今武威危急赴之宜速遂渡河賊七千
餘騎逆拒軍於鷓陰口旣揚聲軍從鷓陰乃潛由且

次出至武威胡以為神引還顯美既已據武威曜乃
至儒等猶未達既勞賜將士欲進軍擊胡諸將皆曰
士卒疲倦虜眾氣銳難與爭鋒既曰今軍無見糧當
因敵為資若虜見兵合退依深山追之則道險窮餓
兵還則出候寇鈔如此兵不得解所謂一日縱敵患
在數世也遂前軍顯美胡騎數千因大風欲放火燒
營將士皆恐既夜藏精卒三千人為伏使參軍成公
英督千餘騎挑戰勅使陽退胡果爭奔之因發伏截
其後首尾進擊大破之斬首獲生以萬數魏略曰成

人也中平末隨韓約為腹心建安中約從華陰破走

還湟中平末隨韓約為腹心建安中約從華陰破走

厄禍起婚烟乎謂英曰今親戚離叛人眾轉少當從

先中其門而依於人乎遂曰興軍數十年今雖罷敗何有

曹公不能久留且息肩於羌中須其去招呼故人綏會

羌人遂猶可以有為也遂從其計及時隨從者男女尚數

千後乃合英甚喜以萬將攻師封列侯從行出獵有三

鹿走過前公命英射之為三發三中皆應不致可乎英乃

掌謂之曰但韓文約可為盡節而孤獨之在實不來在

下馬而跪曰不欺欺公嘉其敦舊遂親敬之延康黃初

此也遂流涕曰逆謀詔遣英佐涼州平隴右病卒魏略

之閭行城西人逆也後名豔字彥明少隴右名始為魏小

曰隨韓約建安初因與馬騰相攻擊騰子超亦號為

健行嘗刺超折祖西還見約之表拜教云謝文守約行

年請令其所使入宿衛西還將所具明也當早來三十餘年

因始起兵時自有所逼為我軍與軍也當早來三十餘年

國朝行起兵謂約曰行亦為我軍與軍也當早來三十餘年

民老父疾瘁所處又狹將軍亦宜遣一子前以示鄴丹赤

會且西討復觀望數行守舊營而馬超等結反謀舉約

為都督不及約復信也超曰棄父鍾司隸任超父使將軍

關東人不可復信也超曰棄父鍾司隸任超父使將軍

當棄子以超為子行諫約不棄父鍾司隸任超父使將軍

今諸將不謀而同行諫約不棄父鍾司隸任超父使將軍

約交馬語行隨約還金城太望祖聞行曰當意故但孝子與

超等破走行隨約還金城太望祖聞行曰當意故但孝子與

子孫在京師者乃手書與行曰觀文約所為使父笑
來吾前後與之書無所不說如此何可復忍又官家
議自能久為強以少也獄之中非養親之處且遇害
亦不能久為強以少也獄之中非養親之處且遇害

會約使其心乃強以少也獄之中非養親之處且遇害
不勝乃將家入東詣帝甚悅詔曰卿踰河歷險以勞
太祖太祖表拜侯

擊逸以寡勝眾功過南仲勤踰吉甫此勳非但破胡
乃永寧河右使吾長無西顧之念矣徙封西鄉侯增

邑二百并前四百戶酒泉蘇衡反與羌豪鄰戴及丁

令胡萬餘騎攻邊縣既與夏侯儒擊破之衡及鄰戴

等皆降遂上疏請與儒治左城築障塞置烽候邸閣

以備胡魏略曰儒字俊林夏侯尚從弟初為鄢陵侯

正始二年朱然圍樊城守將乙修等求救甚急

六七里期塞以兵少不敢進但作鼓吹設導從去然

猶眾得聲救之宜儒西羌恐率眾二萬餘落降其後

西平麴光等殺其郡守諸將欲擊之既曰唯光等造
 反郡人未必悉同若便以軍臨之吏民羌胡必謂國
 家不別是非更使皆相持著此為虎傅翼也光等欲
 以羌胡為援今先使羌胡鈔擊重其賞募所虜獲者
 皆以畀之外沮其勢內離其交必不戰而定乃檄告
 諭諸羌為光等所誑誤者原之能斬賊帥送首者當
 加封賞於是光部黨斬送光首其餘咸安堵如故既
 臨二州十餘年政惠著聞其所禮辟扶風龐延天水
 楊阜安定胡遵酒泉龐涪燉煌張恭周生烈等終皆
 有名位魏略曰初既為郡小吏功曹徐英嘗自鞭既
英性剛爽自見族氏勝既於鄉里名行在前加以前
辱既雖知既貴顯終不肯求於既既雖得志亦不顧
計本原猶欲與英和嘗因醉欲親狎英英故抗意不
納英由此遂不復進用故時人善既不挾舊怨而壯
不英之撓黃初四年薨詔曰昔荀桓子立勳翟士晉侯賞

以千室之邑馮異輸力漢朝光武封其二子故涼州
刺史張旣能容民畜衆使羣羌歸土可謂國之良臣
不幸薨隕朕甚愍之其賜小子翁歸爵關內侯明帝
卽位追諡曰肅侯子緝嗣緝以中書郎稍遷東莞太
守嘉平中女爲皇后徵拜光祿大夫位特進妻向爲
安城鄉君緝與中書令李豐同謀誅語在夏侯玄傳

魏略曰緝字敬仲太和初爲中書令孫資以爲有籌略

亮出緝上便宜詔以問中書令孫資資以爲有籌略

遂召拜騎都尉遣參征蜀軍軍罷入爲尚書郎以稱

職爲明帝所識帝以爲緝之才多所堪任試呼相

者相之相者云不荒領二千石帝曰何性吝於是而位至

二千石乎及在東莞領兵數千人緝性吝於財而矜

於勢一日蜀女徵去郡還司馬舍悒悒躁擾數爲國

家陳擊吳蜀形勢又嘗對馬大將軍料諸葛恪雖
得勝於邊國欲不死久得乎軍問其故緝云威震其
主功蓋一國欲不死久得乎軍問其故緝云威震其
之將軍聞恪死謂衆人曰諸葛恪多輩耳近張敬
恪也緝與李豐通家又居相側近豐時取急出子藐
住見之有所吝道豐被收事與緝連遂收送廷尉賜

死獄中其諸子皆并誅緝繇殷
晉永興中爲梁州刺史見晉書

溫恢字曼基太原祁人也父恕爲涿郡太守卒恢年
十五送喪還歸鄉里內足於財恢曰世方亂安以富
爲一朝盡散振施宗族州里高之比之郇越舉孝廉
爲廩丘長鄆陵廣川令彭城魯相所在見稱入爲丞
相主簿出爲揚州刺史太祖曰甚欲使卿在親近顧
以爲不如此州事大故書云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得
無當得蔣濟爲治中邪時濟見爲丹陽太守乃遣濟
還州又語張遼樂進等曰揚州刺史曉達軍事動靜
與共咨議建安二十四年孫權攻合肥是時諸州皆
屯戍恢謂兗州刺史裴潛曰此間雖有賊不足憂而
畏征南方有變今水生而子孝縣軍無有遠備關羽
驍銳乘利而進必將爲患於是有樊城之事詔書召

潛及豫州刺史呂貢等潛等緩之恢密語潛曰此必襄陽之急欲赴之也所以不爲急會者不欲驚動遠衆一二月必有密書促卿進道張遼等又將被召遼等素知王意後召前至卿受其責矣潛受其言置輜重更爲輕裝速發果被促令遼等尋各見召如恢所策文帝踐阼以恢爲侍中出爲魏郡太守數年遷涼州刺史持節領護羌校尉道病卒時年四十五詔曰恢有柱石之質服事先帝功勤明著及爲朕執事忠於王室故授之以萬里之任任之以一方之事如何不遂吾甚愍之賜恢子生爵關內侯生早卒爵絕恢卒後汝南孟建爲涼州刺史有治名官至征東將軍

魏略曰建字公威少與諸葛亮俱游學亮後出祁山答司馬宣王書使杜子緒宣意於公威也

賈逵字梁道河東襄陵人也自爲兒童戲弄常設部

伍祖父習異之曰汝大必為將率口授兵法數萬言

魏略曰達世為著姓少孤家貧冬常無袴過其妻初兄柳孚宿其明無何著孚袴去故時人謂之通健初

為郡吏守絳邑長郭援之攻河東所經城邑皆下達

堅守援攻之不拔乃召單于并軍急攻之城將潰絳

父老與援要不害達絳人既潰援聞達名欲使為將

以兵劫之達不動左右引達使叩頭達叱之曰安有

國家長吏為賊叩頭援怒將斬之絳吏民聞將殺達

皆乘城呼曰負要殺我賢君寧俱死耳左右義達多

為請遂得免魏略曰援捕得達達不肯拜謂援曰王

怒曰促斬之諸將覆護乃囚於壺關閉著土窖中以

車輪蓋上使人固守方將殺之達從窖中謂守者曰

此間無健兒邪而當使義士死此中乎時有祝公道

者與達非故人而適當聞其言憐其守正危厄乃夜盜
往引出折械遣初達過皮氏曰爭地先據者勝及圍
去不語其名姓初達過皮氏曰爭地先據者勝及圍
急知不免乃使人間行送印綬歸郡且曰急據皮氏

援既并絳衆將進兵逵恐其先得皮氏乃以他計疑
援謀人祝奧援由是留七日郡從逵言故得無敗孫資

別傳曰資舉河東計吏到許薦於相府曰逵在絳邑帥厲吏民與賊郭援交戰力盡而敗爲賊所俘挺然

直志顏辭不屈忠言聞於大衆烈節顯於當時雖古之直髮據鼎罔以加也其才兼文武誠時之利用魏

略曰郭援破後逵乃知前出己者爲祝公道公道河

南人也後坐他事當伏法逵救之力不能解爲之道改

焉後舉茂才除灑池令高幹之反張琰將舉兵以應

之逵不知其謀往見琰聞變起欲還恐見執乃爲琰

畫計如與同謀者琰信之時縣寄治蠡城城塹不固

逵從琰求兵修城諸欲爲亂者皆不隱其謀故逵得

盡誅之遂修城拒琰琰敗逵以喪祖父去官司徒辟

爲掾以議郎參司隸軍事太祖征馬超至弘農曰此

西道之要以逵領弘農太守召見計事大悅之謂左

右曰使天下二千石悉如賈逵吾何憂其後發兵逵

疑屯田都尉藏亡民都尉自以不屬郡言語不順達

怒收之數以罪搗折脚坐免然太祖心善達以為丞

相主簿魏略曰太祖知其然恐外有諫者教曰今孤戒嚴

未不可所出而有諫者死達受教謂其同寮三主簿曰今

實取造人不出獲已皆署名入白事太祖怒收達等當送

入三不造意者達即言我造意遂走詣獄收達等當送

職求也緩於御著械謂獄吏曰促我達著械適訖而太祖

果遣家中人將獄視達既而教曰達無惡意原復其

職始達為諸生略覽大義取其可用最好春秋左傳

及為牧守常自課讀之月常憤生瘵後所病稍大自

農校尉爭公事不得理乃發憤生瘵後所病稍大自

吾啓願欲令醫割之太祖惜達猶行其意而瘵愈大達本

名衢後太祖征劉備先遣達至斜谷觀形勢道逢水
衡載囚人數十車達以軍事急輒竟重者一人皆放
其餘太祖善之拜諫議大夫與夏侯尚並掌軍計太
祖崩洛陽達典喪事魏略曰時太子在鄴鄢陵侯未

是軍中騷動羣寮恐天下有變欲不發喪達建議為不可祕乃發哀令內外皆入臨臨訖各安敘不得動而青州軍擅擊鼓相引去衆人以爲宜禁止之不從者討之達以爲方大喪在殯嗣王未立宜因而撫之乃爲作長檄告時鄢陵侯彰行越騎將軍從長安來所在給其廩食

赴問達先王璽綬所在達正色曰太子在鄴國有儲副先王璽綬非君侯所宜問也遂奉梓宮還鄴文帝卽王位以鄴縣戶數萬在都下多不法乃以達爲鄴令月餘遷魏郡太守魏略曰初魏郡官屬頗以公事舉府皆詣縣門外及遷書到達出門而郡官屬悉當門謁達於車下達抵掌曰詣治所何宜如是大軍出征復爲丞相主簿祭酒達嘗坐人爲罪王曰叔向猶十世宥之況達功德親在其身乎從至黎陽津渡者亂行達斬之乃整至譙以達爲豫州刺史魏略曰達

爲豫州達進曰臣守天門出入六年天門始開而臣在外唯殿下爲北民計無違天人之望是時

天下初復州郡多不攝達曰州本以御史出監諸郡

以六條詔書察長吏二千石已下故其狀皆言嚴能
鷹揚有督察之才不言安靜寬仁有愷悌之德也今
長吏慢法盜賊公行州知而不糾天下復何取正乎
兵曹從事受前刺史假逵到官數月乃還考竟其二
千石以下阿縱不如法者皆舉奏免之帝曰逵真刺
史矣布告天下當以豫州爲法賜爵關內侯州南與
吳接逵明斥候繕甲兵爲守戰之備賊不敢犯外修
軍旅內治民事遏鄢汝造新陂又斷山溜長谿水造
小弋陽陂又通運渠二百餘里所謂賈侯渠者也黃
初中與諸將並征吳破呂範於洞浦進封陽里亭侯
加建威將軍明帝卽位增邑二百戶并前四百戶時
孫權在東關當豫州南去江四百餘里每出兵爲寇
輒西從江夏東從廬江國家征伐亦由淮沔是時州

軍在項汝南弋陽諸郡守境而已權無北方之虞東西有急并軍相救故常少敗逵以爲宜開直道臨江若權自守則二方無救若二方無救則東關可取乃移屯潦口陳攻取之計帝善之吳將張嬰王崇率衆降太和二年帝使逵督前將軍滿寵東莞太守胡質等四軍從西陽直向東關曹休從皖司馬宣王從江陵逵至五將山休更表賊有請降者求深入應之詔宣王駐軍逵東與休合進逵度賊無東關之備必併軍於皖休深入與賊戰必敗乃部署諸將水陸並進行二百里得生賊言休戰敗權遣兵斷夾石諸將不知所出或欲待後軍逵曰休兵敗於外路絕於內進不能戰退不得還安危之機不及終日賊以軍無後繼故至此今疾進出其不意此所謂先人以奪其心

也賊見吾兵必走若待後軍賊已斷險兵雖多何益

乃兼道進軍多設旗鼓為疑兵賊見逵軍遂退逵據

夾石以兵糧給休休軍乃振初逵與休不善黃初中

文帝欲假逵節休曰逵性剛素侮易諸將不可為督

帝乃止及夾石之敗微逵休軍幾無救魏略曰休怨

責逵遂使主者勅豫州刺史往拾棄仗逵恃心直謂

休曰本為國家作豫州刺史不來相為拾棄仗也乃

引軍還遂與休更相表奏朝廷雖知逵直意欲以休為

宗室任重兩無所非也魏書云休猶挾前意齒曰夫賢

期罪外身虛無己內以時下物亦嫌忌之名何由而生乎有

人者外身虛無己內以時下物亦嫌忌之名何由而生乎有

嫌忌之名者必與物為對存勝負於己身者無利乘

其私憾敗國殄民彼雖傾覆於我何利我苟無利乘

之憂冒難犯危而免之於害使功顯於明君惠施於

之憂冒難犯危而免之於害使功顯於明君惠施於

百姓身登於君于塗義愧於敵濟彼之心雖豺虎猶

將不覺所復而况於曹休乎然則濟彼之心雖豺虎猶

我之勝不計宿憾所以服彼之心公義既成私利亦

弘可謂善爭矣在於未能忘勝之心流不義由成此而能

濟勝者未會病篤謂左右曰受國厚恩恨不斬孫權

之濟勝者未會病篤謂左右曰受國厚恩恨不斬孫權

之濟勝者未會病篤謂左右曰受國厚恩恨不斬孫權

之濟勝者未會病篤謂左右曰受國厚恩恨不斬孫權

之濟勝者未會病篤謂左右曰受國厚恩恨不斬孫權

之濟勝者未會病篤謂左右曰受國厚恩恨不斬孫權

之濟勝者未會病篤謂左右曰受國厚恩恨不斬孫權

之濟勝者未會病篤謂左右曰受國厚恩恨不斬孫權

之濟勝者未會病篤謂左右曰受國厚恩恨不斬孫權

之濟勝者未會病篤謂左右曰受國厚恩恨不斬孫權

之濟勝者未會病篤謂左右曰受國厚恩恨不斬孫權

之濟勝者未會病篤謂左右曰受國厚恩恨不斬孫權

之濟勝者未會病篤謂左右曰受國厚恩恨不斬孫權

之濟勝者未會病篤謂左右曰受國厚恩恨不斬孫權

之濟勝者未會病篤謂左右曰受國厚恩恨不斬孫權

之濟勝者未會病篤謂左右曰受國厚恩恨不斬孫權

之濟勝者未會病篤謂左右曰受國厚恩恨不斬孫權

之濟勝者未會病篤謂左右曰受國厚恩恨不斬孫權

之濟勝者未會病篤謂左右曰受國厚恩恨不斬孫權

之濟勝者未會病篤謂左右曰受國厚恩恨不斬孫權

之濟勝者未會病篤謂左右曰受國厚恩恨不斬孫權

之濟勝者未會病篤謂左右曰受國厚恩恨不斬孫權

之濟勝者未會病篤謂左右曰受國厚恩恨不斬孫權

之濟勝者未會病篤謂左右曰受國厚恩恨不斬孫權

以下見先帝喪事一不得有所修作薨諡曰肅侯魏書

五曰達時年子充嗣豫州吏民追思之為刻石立祠青

龍中帝東征乘輦入達祠詔曰昨過項見賈達碑像

念之愴然古人有言患名之不立不患年之不長達

存有忠勳沒而見思可謂死而不朽者矣其布告天

下以勸將來魏略曰甘露二年車駕東征屯項復入

聞風烈朕甚嘉之昔先帝東征亦幸于此親發德音

褒揚達美徘徊之心益有慨然夫禮賢之義或掃其

墳墓或修其門閭所以崇敬也充咸熙中為中護軍

其掃除祠堂有穿漏者補治之充咸熙中為中護軍

晉諸公難曰充字公闕甘露中為大將軍長史高貴

鄉公之難司馬文王賴充以勉為晉室元功之臣位

至太宰封魯公諡曰武公魏略列傳以達及李孚楊

沛三人為一卷今列孚沛二魏人繼達後耳孚字子憲

鉅鹿人也與平中本郡人與一莖亦不自食故時人

欲以成計有從索者亦不與一莖亦不自食故時人

謂能行其意後譚爭鬪尚平冀州以孚為主簿

後尚與隨尚行會太祖圍鄴尚還欲救孚議所遣孚

疑鄴中守備少復欲令配知外動止與孚議所遣孚

魏

志 卷十五

中華書局聚

答尚言今使小問人往恐不足所以知外內且恐不能自
 達孚請自往尚問孚當何所足矣尚糧不計孚自選各温
 信者則三以不為語所之皆勅使具脯及到梁淇使從者
 給快馬遂辭十來南所馬邊自著平上曠將三騎投者
 斫問事杖三尚一枝繫著在止亭著而芻牧者多故孚
 因暮此夜到是以時一大將自軍雖有禁令而循表而東從
 東圍遂又循太祖營而南步呵責圍圍將士折當重門行
 其罰表歷太祖營而南步呵責圍圍將士折當重門行
 復責怒守人以繩引縛得入配等見孚悲到喜鼓下呼稱萬上
 人城守事者以狀聞太祖笑曰此非徒得可復方謂己復
 歲守事者以狀聞太祖笑曰此非徒得可復方謂己復
 得命當速反乃陰之心計請配今從中計少無用老
 使為也如驅出以省穀也配今從中計少無用老
 弱為也如驅出以省穀也配今從中計少無用老
 別得數千人無何將本所從三門服並出降又使人守人
 持火將士聞城中悉降火光照耀去其明火不復視圍
 圍將士聞城中悉降火光照耀去其明火不復視圍
 孚出北門遂從西北角突圍得去見尚甚歡走會
 得不出能救鄴破走至中山而袁譚又追擊尚走會
 尚不出能救鄴破走至中山而袁譚又追擊尚走會
 與尚相失遂詣譚復為譚主簿還亂未安孚權宜攻
 譚尚戰死孚還城復為譚主簿還亂未安孚權宜攻
 欲得見太祖見之乃騎叩頭謝太祖冀州主簿李孚欲今白
 密事太祖見之乃騎叩頭謝太祖冀州主簿李孚欲今白

中疆弱相陵心皆不定以爲宜令新降爲內所識信
 者宣傳明教公謂孚入城宣教各安足用也會爲所侵
 便城以中意安乃還報命公爲嚴能稍遷至司隸校尉
 陵年裁署冗散矣守其精斷無衰而術略不損於故終尉
 時間年七太守餘平本爲馮復改爲李楊沛字孔渠馮翊
 於陽平太初平中爲公府令史以牒除爲新鄭長興
 萬年人太也初平中爲公府令史以牒除爲新鄭長興
 以平末入多如畿窮沛課民益畜藏在小倉會太祖爲充
 州刺史西乾天太子所將千餘斛藏在小倉會太祖爲充
 見乃皆進西乾天太子所將千餘斛藏在小倉會太祖爲充
 令時曹洪賓客在縣界徵調不肯如法沛先樂折其
 脚遂殺之由賓客在縣界徵調不肯如法沛先樂折其
 太守並有治迹此太祖以爲徵調不肯如法沛先樂折其
 當得嚴能如楊沛治比郡沛從徒中起爲鄴令已拜太
 祖見之顧問曰以何治比郡沛從徒中起爲鄴令已拜太
 祖曰善顧欲以勵之且君報乾可畏也沛賜其生口十人
 絹百匹既欲以勵之且君報乾可畏也沛賜其生口十人
 軍中豪右沛爲劉勳等長沛各遣馳告于弟使
 各自檢勅沛爲劉勳等長沛各遣馳告于弟使
 年馬超反大軍西討黃門前督持行軒私北還取
 南過其餘未畢而中黃門渡阿不怒肯曰何汝不爭言
 之從吏求有小船欲獨先渡吏呵沛怒肯曰何汝不爭言
 沛問黃門求有小船欲獨先渡吏呵沛怒肯曰何汝不爭言

逃邪遂使人入其頭與杖欲捶之而逸得去衣幘皆
 裂壞自訴於太祖既曰汝不死為幸矣由是聲名
 益振及關中破代張遂以議郎冗散里巷沛前後宰
 而沛本以事能見用遂不肯以事責人故身退之
 歷城守不以私計於家借舍從兒無他奴婢後占河
 後家無餘積治疾於二頃起瓜牛廬居止其中其妻
 南夕陽亭部荒田人親友及故吏民為殯葬也
 子凍餓沛病亡鄉人親友及故吏民為殯葬也
 評曰自漢季以來刺史總統諸郡賦政于外非若曩
 時司察之而已太祖創基迄終魏業此皆其流稱譽
 有名實者也咸精達事機威恩兼著故能肅齊萬里
 見述于後也

魏志卷十五

魏志卷十五考證

劉馥後孫策所置廬江太守李述○述吳志作術
興治芍陂及茹陂○茹陂太平御覽作茹陂

故夫學者雖有其名而無其人○人冊府作實

又修廣戾渠陵○何焯曰水經注作戾陵塌車箱渠

據此當作戾陵渠爲是攷元康中所立碑具詳

司馬朗雖在軍旅常羸衣惡食○監本脫旅字照毛

本添羸太平御覽作惡

爲世好士注吝字君初子鄴字子晉驃騎將軍封東

平陵公並見百官名志○北宋本作子鄴字仲子

多仲字並見百官名無志字

梁習張雄跋扈○何焯校本作雄張倉慈傳大姓雄

張

張旣語在夏侯元傳注何材如是而位至二千石乎

○尋翫文義至當作止

賈逵國家征伐亦由淮沔○太平御覽作淮沛

充咸熙中爲中護軍注孚本姓馮復改爲李○北宋

魏志卷十六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任峻 蘇則 杜畿 鄭渾 倉慈

任峻字伯達河南中牟人也漢末擾亂關東皆震中

牟令楊原愁恐欲棄官走峻說原曰董卓首亂天下

莫不側目然而未有先發者非無其心也勢未敢耳

明府若能唱之必有和者原曰爲之奈何峻曰今關

東有十餘縣能勝兵者不減萬人若權行河南尹事

總而用之無不濟矣原從其計以峻爲主簿峻乃爲

原表行尹事使諸縣堅守遂發兵會太祖起關東入

中牟界衆不知所從峻獨與同郡張奮議舉郡以歸

太祖峻又別收宗族及賓客家兵數百人願從太祖

太祖大悅表峻為騎都尉妻以從妹甚見親信太祖
 每征伐峻常居守以給軍是時歲饑旱軍食不足羽
 林監潁川棗祇建置屯田太祖以峻為典農中郎將
 數年中所在積粟倉廩皆滿官渡之戰太祖使峻典
 軍器糧運賊數寇鈔絕糧道乃使千乘為一部十道
 方行為復陳以營衛之賊不敢近軍國之饒起於棗
 祇而成於峻魏忠武故事載令曰故陳留太守棗祇天
 性忠能始共舉義兵周旋征討後袁紹
 在冀州亦貪祇欲得之祇深附託於孤使領東阿令
 呂布之亂兗州皆叛惟范東阿完在由祇以兵據城
 之力也後大軍糧乏得東阿以繼祇之功也及破黃
 巾定許得賊資業當興立屯田時議者皆言當計牛
 輸穀佃科旱以定施行後祇白覆來說孤猶輸穀大
 增穀有水旱災除大不便反覆來說孤猶輸穀大收
 故大收不可復改易祇猶執之孤不知所從使與荀
 令君議之時故軍祭酒侯聲云科取官牛為官田計
 如祇議於官便於客不便聲云云乃以疑令君祇
 猶自信據設計畫選白執分田之術孤乃然之使為
 田都尉施設田業其時歲則大隆王室祇與此大田
 足軍用摧滅羣逆克定天下以隆王室祇與此大田

幸早沒追贈以郡猶未副之今重思之祇宜受封稽
留至今孤之過也祇子處中宜加封爵以祀祇為不
朽之事文士傳曰祇本姓棘先人避難易為棗孫據
字道彥晉冀州刺史據子嵩字臺產散騎常侍並有
才名多所著述嵩兄臆字太祖以峻功高乃表封為
都亭侯邑三百戶遷長水校尉峻寬厚有度而見事
理每有所陳太祖多善之於饑荒之際收卹朋友孤
遺中外貧宗周急繼乏信義見稱建安九年薨太祖
流涕者久之子先嗣先薨無子國除文帝追錄功臣
諡峻曰成侯復以峻中子覽為關內侯

蘇則字文師扶風武功人也少以學行聞舉孝廉茂

才辟公府皆不就起家為酒泉太守轉安定武都

曰則剛直疾惡常慕汲黯之為人魏略曰則世為著

姓與平中三輔亂饑窮避難北地客安定依富室師

亮為待郡守不足則慨然數曰天下會安當不久爾必
還為此郡守折庸輩士也後與馮翊吉茂等隱於郡

南太白山中以書籍自娛及為安定太守而師所在
亮等皆欲逃走則聞之豫使人解語以禮報之師在

有威名太祖征張魯過其郡見則悅之使為軍導魯
破則綏定下辯諸氏通河西道徙為金城太守是時
喪亂之後吏民流散饑窮戶口損耗則撫循之甚謹
外招懷羌胡得其牛羊以養貧老與民分糧而食旬
月之間流民皆歸得數千家乃明為禁令有干犯者
輒戮其從教者必賞親自教民耕種其歲大豐收由
是歸附者日多李越以隴西反則率羌胡圍越越即
請服太祖崩西平麴演叛稱護羌校尉則勒兵討之
演恐乞降文帝以其功加則護羌校尉賜爵關內侯

魏名臣奏載文帝令問雍州刺史張既曰試守金城

太守蘇則既勢有綏民平夷之功聞又出軍西定湟中

為河西重事故以問嘉密白意且勿宣露也既答曰未

邪封爵昔為韓遂所見屠剝死喪流亡或竄戎狄或
金城郡昔為韓遂所見屠剝死喪流亡或竄戎狄或
陷寇亂戶不滿五百則到官內撫彫殘外鳩離散今
見戶千餘又梁燒懷雜種羌昔與遂同惡遂斃之後越
出障塞則前後招懷歸就郡者三千餘落皆歸以威

恩爲官効用西平麴演等唱造邪謀則尋出軍臨其
項領演卽歸命送質破絕賊糧則既有卹民之效又
能和戎狄盡忠效節遭遇聖明有功必錄
若則加爵邑誠足以勸忠臣勵風俗也
後演復結

旁郡爲亂張掖張進執太守杜通酒泉黃華不受太
守辛機進華皆自稱太守以應之又武威三種胡並
寇鈔道路斷絕武威太守毋丘興告急於則時雍涼
諸豪皆驅略羌胡以從進等郡人咸以爲進不可當
又將軍郝昭魏平先是各屯守金城亦受詔不得西
度則乃見郡中大吏及昭等與羌豪帥謀曰今賊雖
盛然皆新合或有脅從未必同心因釁擊之善惡必
離離而歸我我增而彼損矣旣獲益衆之實且有倍
氣之勢率以進討破之必矣若待大軍曠日持久善
人無歸必合於惡善惡旣合勢難卒離雖有詔命違
而合權專之可也於是昭等從之乃發兵救武威降

其三種胡與興擊進於張掖演聞之將步騎三千迎
則辭來助軍而實欲為變則誘與相見因斬之出以
狗軍其黨皆散走則遂與諸軍圍張掖破之斬進及
其支黨眾皆降演軍敗華懼出所執乞降河西平乃
還金城進封都亭侯邑三百戶徵拜侍中與董昭同
寮昭嘗枕則膝臥則推下之曰蘇則之膝非佞人之
枕也初則及臨菑侯植聞魏氏代漢皆發服悲哭文
帝聞植如此而不聞則也帝在洛陽嘗從容言曰吾
應天受禪而聞有哭者何也則謂為見問鬚髯悉張
欲正論以對侍中傅巽搢則曰不謂卿也於是乃止

魏略曰舊儀侍中親省起居故俗謂之執虎子始則
同郡吉茂者是時仕甫歷縣令遷為冗散茂見則嘯
之曰仕進不止執虎子則笑曰我誠不能效汝蹇蹇
驅鹿車馳也初則在金城聞漢帝禪位以為為崩也乃
發喪後聞其在自以不審意頗默然臨菑侯植自傷
失先帝意亦怨激而哭其後文帝出游追恨臨菑顧

謂左右曰人心不同當我登大位之時天下有哭者
時從臣知帝此言有為而發也而則以為為己欲下
馬謝侍中傅巽目之乃悟孫盛曰夫士不事其非
不非其所事趣舍出處而豈徒哉則既策名新朝委
質異代而方懷二心生忿欲奮爽言豈大雅君子去
就之分哉詩云士也罔極二三其德士之二三猶喪
人妃偶況乎文帝問則曰前破酒泉張掖西域通使燉煌
獻徑寸大珠可復求市益得不則對曰若陛下化洽
中國德流沙漠即不求自至求而得之不足貴也帝
默然後則從行獵槎桎拔失鹿帝大怒踞牀拔刀悉
收督吏將斬之則稽首曰臣聞古之聖王不以禽獸
害人今陛下方隆唐堯之化而以獵戲多殺羣吏愚
臣以為不可敢以死請帝曰卿直臣也遂皆赦之然
以此見憚黃初四年左遷東平相未至道病薨諡曰
剛侯子怡嗣怡薨無子弟愉襲封愉咸熙中為尚書

愉字休豫歷位太常光祿大夫見晉百官名山濤啓
事稱愉忠篤有智意臣松之案愉子紹字世嗣為吳

王師在金石崇妻紹之兄女也紹有將軍

杜畿字伯侯京兆杜陵人也傅子曰畿漢御史大夫

自南陽徙茂陵延年徙杜陵子孫世居焉少孤繼母苦之以孝聞年二十

為郡功曹守鄭縣令縣囚繫數百人畿親臨獄裁其

輕重盡決遣之雖未悉當郡中奇其年少而有志

也舉孝廉除漢中府丞會天下亂遂棄官客荊州建

安中乃還荀彧進之太祖傅子曰畿自荊州還後至

書令荀彧與紀比屋夜聞畿言異侍中耿紀語終夜尚

有國士而不進何以居位既見畿知之如舊相識者

遂進畿太祖以畿為司空司直遷護羌校尉使持節

領西平太守魏略曰畿少有大志在荊州數歲繼母

賊所得財略衆人奔走畿獨不去賊射之畿請賊曰鄉

里京兆尹張時河東人也與畿有舊署為功曹嘗嫌

畿竊云不中功曹太祖既定河北而高幹舉并州反

時河東太守王邑被徵河東人衛固范先外以請邑
爲名而內實與幹通謀太祖謂荀彧曰關西諸將恃
險與馬征必爲亂張晟寇穀澠間南通劉表固等因
之吾恐其爲害深河東被山帶河四鄰多變當今天
下之要地也君爲我舉蕭何寇恂以鎮之彧曰杜畿
其人也傅子曰彧稱畿勇足以當大難智能應變其可試之於是遂拜畿爲河
東太守固等使兵數千人絕陝津畿至不得渡太祖
遣夏侯惇討之未至彧請畿曰宜須大兵畿曰河東
有三萬戶非皆欲爲亂也今兵迫之急欲爲善者無
主必懼而聽於固固等勢專必以死戰討之不勝四
鄰應之天下之變未息也討之而勝是殘一郡之民
也且固等未顯絕王命外以請故君爲名必不害新
君吾單車直往出其不意固爲人多計而無斷必僞

受吾吾得居郡一月以計縻之足矣遂詭道從邱津

度邱音豆魏略曰初畿與衛固少相侮狎固常輕畿嘗與固博而爭道畿嘗謂固曰仲堅我今作河

東也固塞衣罵之及畿之官而固為郡功曹張時故任京兆畿迎司隸與時會華陰時畿相見於儀當各

持版時歎曰昨日功范先欲殺畿以威眾傅子曰先曹今為郡將軍也

虎而惡食人肉失所以為且觀畿去就於門下斬殺

主簿已下三十餘人畿舉動自若於是固曰殺之無

損徒有惡名且制之在我遂奉之畿謂衛固范先曰

衛范河東之望也吾仰成而已然君臣有定義成敗

同之大事當共平議以固為都督行丞事領功曹將

校吏兵三千餘人皆范先督之固等喜雖陽事畿不

以為意固欲大發兵畿患之說固曰夫欲為非常之

事不可動眾心今大發兵眾必擾不如徐以貲募兵

固以為然從之遂為貲調發數十日乃定諸將貪多

應募而少遣兵又入喻固等曰人情顧家諸將掾史
可分遣休息急緩召之不難固等惡逆衆心又從之
於是善人在外陰爲己援惡人分散各還其家則衆
離矣會白騎攻東垣高幹入獲澤上黨諸縣殺長吏
弘農執郡守固等密調兵未至畿知諸縣附己因出
單將數十騎赴張辟拒守吏民多舉城助畿者比數
十日得四千餘人固等與幹晟共攻畿不下略諸縣
無所得會大兵至幹晟敗固等伏誅其餘黨與皆赦
之使復其居業是時天下郡縣皆殘破河東最先定
少耗減畿治之崇寬惠與民無爲民嘗辭訟有相告
者畿親見爲陳大義遣令歸諦思之若意有所不盡
更來詣府鄉邑父老自相責怒曰有君如此奈何不
從其教自是少有辭訟班下屬縣舉孝子貞婦順孫

復其繇役隨時慰勉之漸課民畜牝牛草馬下逮雞

豚犬豕皆有章程百姓勤農家家豐實畿乃曰民富

矣不可不教也於是冬月脩戎講武又開學宮親自

執經教授郡中化之魏略曰博士樂詳由畿而升至今河東特多儒者則畿之由矣

韓遂馬超之叛也弘農馮翊多舉縣邑以應之河東

雖與賊接民無異心太祖西征至蒲阪與賊夾渭為

軍軍食一仰河東及賊破餘畜二十餘萬斛太祖下

令曰河東太守杜畿孔子所謂禹吾無間然矣增秩

中三千石太祖征漢中遣五千人運運者自率勉曰

人生有一死不可負我府君終無一人逃亡其得人

心如此杜氏新書曰平虜將軍劉勳為太祖所親貴

法太祖得其書數曰昔仲尼之於顏子每言不能不歎

既情愛發中又宜率馬以驥今魏國既建以畿為尚

書事平更有令曰昔蕭何定關中寇恂平河內卿有
其功間將授卿以納言之職顧念河東吾股肱郡充
實之所足以制天下故且煩卿臥鎮之畿在河東十
六年常為天下最文帝即王位賜爵關內侯徵為尚

書及踐阼進封豐樂亭侯邑百戶魏略曰初畿在郡
被書錄寡婦是時

他郡或有已自相配嫁依書皆錄奪啼哭道路畿但
取寡者故所送少及趙儼代畿而所送多文帝問畿

前君所送何少今何多也畿對曰臣前所錄皆
亡者妻今儼送生人婦也帝及左右顧而失色皆

隸校尉帝征吳以畿為尚書僕射統留事其後帝幸

許昌畿復居守受詔作御樓船於陶河試船遇風沒

帝為之流涕魏氏春秋曰初畿嘗見童子謂之曰司
命使我召于畿固請之童子曰今將為

君求相代者君其慎勿言言卒忽然不見至此
二十年矣畿乃言之其日而卒時年六十二詔曰

昔冥勤其官而水死稷勤百穀而山死韋昭國語注
稱毛詩傳曰

冥契六世孫也為夏水官勤於其職而死
於水稷周棄也勤播百穀死於黑水之山故尚書僕

射杜畿於孟津試船遂至覆沒忠之至也朕甚愍焉

追贈太僕諡曰戴侯子恕嗣東安太守郭智有內實而

無外觀州里弗稱也畿為尚書僕射二人各脩子孫

禮見畿既退畿數曰孝繼其業時人皆以畿為將無家

君謀為不死也其子足繼其業時人皆以畿為將無家

死後豐為中書令父子魏略曰李豐父名義與此不

同義蓋恢恕字務伯太和中為散騎黃門侍郎杜氏

曰恕少與馮翊李豐俱為父任總角相善及各成人

豐砥礪名一行以要世譽而恕誕節直意與豐殊趣豐

亦任其自實而恕被褐懷玉也由此為當路者或不

家自若明帝以恕大臣子擢拜散騎侍郎數月轉補

侍郎恕推誠以質不治飾少無名譽及在朝不結交

援專心向公每政有得失常引綱維以正言於是侍

中辛毗等器重之時公卿以下大議損益恕以為古

之刺史奉宣六條以清淨為名威風著稱今可勿令

領兵以專民事俄而鎮北將軍呂昭又領冀州

世語曰昭

字子展東平人長子異字長悌為相國掾有寵於司

馬文王次子安字仲悌與嵇康善與康俱被誅次子

粹字季悌河南尹粹子乃上疏曰帝王之道莫尚乎

安民安民之術在於豐財豐財者務本而節用也方

今二賊未滅戎車亟駕此自熊虎之士展力之秋也

然縉紳之儒橫加榮慕搯腕抗論以孫吳為首州郡

牧守咸共忽恤民之術脩將率之事農桑之民競干

戈之業不可謂務本帑藏歲虛而制度歲廣民力歲

衰而賦役歲興不可謂節用今大魏奄有十州之地

而承喪亂之弊計其戶口不如往昔一州之民然而

二方僭逆北虜未賓三邊遘難繞天略帀所以統一

州之民經營九州之地其為艱難譬策羸馬以取道

里豈可不加意愛惜其力哉以武皇帝之節儉府藏

充實猶不能十州擁兵郡且二十也今荆揚青徐幽并雍涼緣邊諸州皆有兵矣其所恃內充府庫外制四夷者惟充豫司冀而已臣前以州郡典兵則專心軍功不勤民事宜別置將守以盡治理之務而陛下復以冀州寵秩呂昭冀州戶口最多田多墾闢又有桑棗之饒國家徵求之府誠不當復任以兵事也若以北方當須鎮守自可專置大將以鎮安之計所置吏士之費與兼官無覺然昭於人才尚復易中朝苟乏人兼才者勢不獨多以此推之知國家以人擇官不爲官擇人也官得其人則政平訟理政平故民富實訟理故囹圄虛空陛下踐阼天下斷獄百數十人歲歲增多至五百餘人矣民不益多法不益峻以此推之非政教陵遲牧守不稱之明效歟往年牛死通

率天下十能損二麥不半收秋種未下若二賊游魂
於疆場飛芻輓粟千里不及究此之術豈在疆兵乎
武士勁卒愈多愈多愈病耳夫天下猶人之體腹心
充實四支雖病終無大患今兗豫司冀亦天下之腹
心也是以愚臣悽悽實願四州之牧守獨脩務本之
業以堪四支之重然孤論難持犯欲難成衆怨難積
疑似難分故累載不爲明主所察凡言此者類皆疏
賤疏賤之言實未易聽若使善策必出於親貴固不
犯四難以求忠愛此古今之所常患也時又大議考
課之制以考內外衆官恕以爲用不盡其人雖才且
無益所存非所務所務非世要上疏曰書稱明試以
功三考黜陟誠帝王之盛制使有能者當其官有功
者受其祿譬猶烏獲之舉千鈞良樂之選驥足也雖

歷六代而考績之法不著閱七聖而課試之文不垂
臣誠以爲其法可粗依其詳難備舉故也語曰世有
亂人而無亂法若使法可專任則唐虞可不須稷契
之佐殷周無貴伊呂之輔矣今奏考功者陳周漢之
法爲綴京房之本旨可謂明考課之要矣於以崇揖
讓之風興濟濟之治臣以爲未盡善也其欲使州郡
考士必由四科皆有事效然後察舉試辟公府爲親
民長吏轉以功次補郡守者或就增秩賜爵此最考
課之急務也臣以爲便當顯其身用其言使其爲課
州郡之法法具施行立必信之賞施必行之罰至於
公卿及內職大臣亦當俱以其職考課之也古之三
公坐而論道內職大臣納言補闕無善不紀無過不
舉且天下至大萬幾至衆誠非一明所能徧照故君

爲元首臣爲股肱明其一體相須而成也是以古人稱廊廟之材非一木之枝帝王之業非一士之略由是言之焉有大臣守職辨課可以致雍熙者哉且布衣之交猶有務信誓而蹈水火感知己而披肝膽狗聲名而立節義者況於束帶立朝致位卿相所務者非特匹夫之信所感者非徒知己之惠所徇者豈聲名而已乎諸蒙寵祿受重任者不徒欲舉明主於唐虞之上而已身亦欲廁稷契之列是以古人不患於念治之心不盡患於自任之意不足此誠人主使之然也唐虞之君委任稷契夔龍而責成功及其罪也殛鯀而放四凶今大臣親奉明詔給事目下其有夙夜在公恪勤特立當官不撓貴勢執平不阿所私危言危行以處朝廷者自明主所察也若尸祿以爲高

拱嘿以為智當官苟在於免負立朝不忘於容身潔
 行遜言以處朝廷者亦明主所察也誠使容身保位
 無放退之辜而盡節在公抱見疑之勢公義不脩而
 私議成俗雖仲尼為謀猶不能盡一才又況於世俗
 之以乎今之學者師商韓而上法術競以儒家為迂
 闊不周世用此最風俗之流弊創業者之所致慎也
 後考課竟不行杜氏新書曰時李豐為常侍黃門郎
 袁侃見轉為吏部郎荀俱出為東郡
太守三人皆恕
 之同班友善樂安廉昭以才能拔擢頗好言事恕
 上疏極諫曰伏見尚書郎廉昭奏左丞曹璠以罰當
 關不依詔坐判問又云諸當坐者別奏尚書令陳矯
 自奏不敢辭罰亦不敢以處重為恭意至懇惻臣竊
 愍然為朝廷惜之夫聖人不擇世而興不易民而治
 然而生必有賢智之佐者蓋進之以道帥之以禮故

也古之帝王之所以能輔世長民者莫不遠得百姓之權心近盡羣臣之智力誠使今朝任職之臣皆天下之選而不能盡其力不可謂能使人若非天下之選亦不可謂能官人陛下憂勞萬幾或親燈火而庶事不康刑禁日弛豈非股肱不稱之明效歟原其所由非獨臣有不盡忠亦主有不能使百里奚愚於虞而智於秦豫讓苟容中行而著節智伯斯則古人之明驗矣今臣言一朝皆不忠是誣一朝也然其事類可推而得陛下感帑藏之不充實而軍事未息至乃斷四時之賦衣薄御府之私穀帥由聖意舉朝稱明與聞政事密勿大臣寧有懇懇憂此者乎騎都尉王才幸樂人孟思所爲不法振動京都而其罪狀發於小吏公卿大臣初無一言自陛下踐阼以來司隸校

尉御史中丞寧有舉綱維以督姦宄使朝廷肅然者邪若陛下以爲今世無良才朝廷乏賢佐豈可追望稷契之遺蹤坐待來世之儁乂乎今之所謂賢者盡有大官而享厚祿矣然而奉上之節未立向公之心不一者委任之責不專而俗多忌諱故也臣以爲忠臣不必親親臣不必忠何者以其居無嫌之地而事得自盡也今有疏者毀人不實其所毀而必曰私報所憎譽人不實其所譽而必曰私愛所親左右或因之以進憎愛之說非獨毀譽有之政事損益亦皆有嫌陛下當思所以闡廣朝臣之心篤厲有道之節使之自同古人望與竹帛耳反使如廉昭者擾亂其間臣懼大臣遂將容身保位坐觀得失爲來世戒也昔周公戒魯侯曰無使大臣怨乎不以不言賢愚明皆

當世用也堯數舜之功稱去四凶不言大小有罪則去也今者朝臣不自以爲不能以陛下爲不任也不自以爲不智以陛下爲不問也陛下何不遵周公之所以用大舜之所以去使侍中尚書坐則侍幄帷行則從華輦親對詔問所陳必達則羣臣之行能否皆可得而知忠能者進闇劣者退誰敢依違而不自盡以陛下之聖明親與羣臣論議政事使羣臣人得自進人自以爲親人思所以報賢愚能否在陛下之所用以此治事何事不辦以此建功何功不成每有軍事詔書常曰誰當憂此者邪吾當自憂耳近詔又曰憂公忘私者必不然但先公後私卽自辦也伏讀明詔乃知聖思究盡下情然亦怪陛下不知其本而憂其末也人之能否實有本性雖臣亦以爲朝臣不盡

稱職也明主之用人也使能者不敢遺其力而不能者不得處非其任選舉非其人未必為有罪也舉朝共容非其人乃為怪耳陛下知其不盡力也而代之憂其職知其不能也而教之治其事豈徒主勞而臣逸哉雖聖賢並世終不能以此為治也陛下又患臺閣禁令之不密人事請屬之不絕聽伊尹作迎客出入之制選司徒更惡吏以守寺門威禁由之實未得為禁之本也昔漢安帝時少府竇嘉辟廷尉郭躬無罪之兄子猶見舉奏章劾紛紛近司隸校尉孔羨辟大將軍狂悖之弟而有司嘿爾望風希指甚於受屬選舉不以實人事之大者也

臣松之案大將軍司馬宣王也晉書云宣王第

五第名通為司隸從事疑恕所云狂悖者通子順封龍陽亭侯晉初受禪以不達天命守節不移削爵土

徒武威嘉有親戚之寵躬非社稷重臣猶尚如此以今

況古陛下自不督必行之罰以絕阿黨之原耳伊尹之制與惡吏守門非治世之具也使臣之言少蒙察納何患於姦不削滅而養若昭等乎夫糾擿姦宄忠事也然而世憎小人行之者以其不顧道理而苟求容進也若陛下不復考其終始必以違衆迂世爲奉公密行白人爲盡節焉有通人大才而更不能爲此邪誠顧道理而弗爲耳使天下皆背道而趨利則人主之所最病者陛下將何樂焉胡不絕其萌乎夫先意承旨以求容美率皆天下淺薄無行義者其意務在於適人主之心而已非欲治天下安百姓也陛下何不試變業而示之彼豈執其所守以違聖意哉夫

人臣得人主之心安業也處尊顯之官榮事也食千鍾之祿厚實也人臣雖愚未有不樂此而喜于迂者

也迫於道自疆耳誠以為陛下當憐而佑之少委任焉如何反錄昭等傾側之意而忽若人者乎今者外有伺隙之寇內有貧曠之民陛下當大計天下之損益政事之得失誠不可以怠也恕在朝八年其論議亢直皆此類也出為弘農太守數歲轉趙相魏略曰弘農寬和有惠愛及遷以孟康代恕為弘農康字公休安平人黃初中以於郭后有外屬并受九親賜拜遂轉為散騎侍郎是時散騎皆以高才英儒充其選而康獨緣妃嬙雜在其間故于時皆輕之號為阿九康既無才敏因在冗官博讀書傳後遂有所彈駁其文義雅而切要衆人乃更加意正始中出為弘農領典緣農校尉康到官清己奉職嘉善而矜不能省息獄訟四分遣一事無宿諾時出案行皆豫勅督郵平水常不得令屬官遣人探候脩設曲敬又不得煩損吏民常豫勅吏卒行各持鎌所刈馬草不止亭傳露宿樹下又所從常不遇十餘人郡帶道其諸過賓客自非公法無所出給若知其舊造之自出於家康之始拜衆人雖知其有志量以其未嘗宰牧不保其能也而康恩澤治能乃為中書令後轉為監以疾去官未徙渤海太守徵入為中書令後轉為監以疾去官

杜氏新書曰恕遂去京師營宜陽一泉塢因其起家壘壘之固小大家焉明帝崩時人多為恕言者

為河東太守歲餘遷淮北都督護軍復以疾去恕所

在務存大體而已其樹惠愛益得百姓歡心不及於

畿頃之拜御史中丞恕在朝廷以不得當世之和故

屢在外任復出為幽州刺史加建威將軍使持節護

烏丸校尉時征北將軍程喜屯薊尚書袁侃等戒恕

曰程申伯處先帝之世傾田園讓於青州足下今俱

杖節使共屯一城宜深有以待之而恕不以為意至

官未期有鮮卑大人兒不由關塞徑將數十騎詣州

州斬所從來小子一人無表言上喜於是劾奏恕下

廷尉當死以父畿勤事水死免為庶人徙章武郡是

歲嘉平元年杜氏新書曰喜欲恕折節謝己諷司馬

曲夫法天下事以善意相待無不致快也以不善意相待無不致嫌隙也而議者言凡人天性皆不善不

當待以善意更墮其調中僕得此輩便欲歸蹈滄海

乘桴耳不能自諧在其間也然以年五十二不見廢

棄頗亦遭明達君子亮其本心若不見亮使人割心

著地正與數斤肉相似何足有所明故終不自解說

程征北功名宿著而後行則非上有人彈繩之北乎若

下官事無大小吝而後行則非上有人彈繩之北乎若

而之從又非上下相順之宜故推是一心任一意直而

邪僕自受之無所怨咎程征北明之亦善不明之亦

善諸君子自共為其心耳不在僕言也喜於是遂深

怨文効 怨侷儻任意而思不防患終致此敗初怨從趙

郡還陳留阮武亦從清河太守徵俱自薄廷尉謂怨

曰相觀才性可以由公道而持之不厲器能可以處

大官而求之不順才學可以述古今而志之不一此

所謂有其才而無其用今向閑暇可試潛思成一家
言在章武遂著體論八篇杜氏新書曰以為人倫之
大本莫大於言行安上理民莫精於政法勝殘去殺
莫善於用兵夫禮也者萬物之體也萬物皆得其體
謂之體論又著與性論一篇蓋興於為己也四年

卒於徙所甘露二年河東樂詳年九十餘上書訟畿

之遺績朝廷感焉詔封恕子預為豐樂亭侯邑百戶

魏略曰樂詳字文載少好學建安初詳聞公車司馬

令南郡謝該善左氏傳乃從南陽步詣該問疑難諸

要今左氏樂氏問七十二事詳所撰也所問既了而

歸鄉里時杜畿為太守亦甚好學署詳文祭酒使

教後進於是河東學業大興至黃初中微狹又不熟悉略

時太學初立有博士十餘人學至多偏狹又解質而不

不親教備員而已惟詳五業並授其或難解質而不

擅名於遠近詳學既精悉又善推步三別授詔與

太史典定律歷太和轉拜騎都尉詳學優能少故

歷三世竟不出為宰守至正始中人以年老恕奏議論

罷歸於舍本國宗族歸之門徒數千人

駁皆可觀掇其切世大事著于篇杜氏新書曰恕弟

察精要畿奇之故名之曰理年二十一而卒第寬字

務叔清虛玄靜敏而好古以名臣門戶少長京師而

篤志博學絕於世舉孝廉除郎中年四十二而卒顯名當

之義多所論駁皆草創未就惟刪集禮記及春秋左

氏傳解今存於世預字元凱司馬宣王女婿王隱晉

書稱預智謀淵博明於大理亂常稱德者非所以企及

立功立言所庶幾也大觀羣典謂公羊穀梁詭辯之

言又非先儒說左氏未究丘明意而橫以二傳亂之

乃錯綜又微言著春秋左氏未究丘明意而橫以二傳亂之

乃成尚書又作盟會圖春秋左氏未究丘明意而橫以二傳亂之

而左傳遂自孤行預有大釋例本為傳設而所發明何但左

開府公贊曰趙王倫所殺兄斌字世將亦有才望

為黃門郎丞早卒阮武亦拓落大才也洪治少氏譜

武父曰武字士信業闕達無所就造三禮圖傳於世杜氏

守武弟弘舒字叔太子少傅平東將軍坦弟柯字士度炳

荀綽充州記曰坦出幼伯父次兄當襲爵父愛柯

而居後雖出身未嘗釋也性純篤閑雅好禮無違存

心經誥博學合身聞選為濮陽王篤學遷領軍長史喪

軍哭之甚慟領

鄭渾字文公河南開封人也高祖父眾眾父興皆為

名儒續漢書曰興字少贛諫議渾兄泰與荀攸等謀

誅董卓為揚州刺史卒張略多謀計知天下將亂陰

交結豪傑家富於財有田四頃而食常不足名聞
 山東舉孝廉三府辟公車徵皆不就何進將誅黃門欲
 召董卓為助泰尚書侍郎董卓奉車都尉義志欲無門若
 借德朝阿衡之重大事將肆其斷以危朝廷以明公之
 威德據阿衡之重任重將肆其斷以危朝廷以明公之
 以資援用且棄官去謂穎川人荀攸曰為陳時之要
 務進不能見乃事留變生穎川人荀攸曰為陳時之要
 輔也進尋見害卓果專權廢帝關東義兵起卓會議
 大發兵羣寮咸憚卓莫敢忤旨泰恐其疆益將難制
 乃曰夫不治在德為不在兵也卓不悅曰如此兵無邪
 衆人莫不治在德為不在兵也卓不悅曰如此兵無邪
 益以山東不為泰震慄泰乃說辭而起兵州郡相連
 人衆相動非不足加兵也今山東自光武以來無雞鳴狗
 吠之驚百姓忘戰一日久仲尼有言不教而民戰是謂
 之難衆不為忘戰一日久仲尼有言不教而民戰是謂
 習軍事數踐戰場名也當世師以體長威民少為國將閑
 也袁本初公卿子弟生處京師此威長威民少為國將閑
 平長者坐不窺堂孔公緒能清談高論唯雄吹非明
 軍帥之才負不窺堂孔公緒能清談高論唯雄吹非明
 公敵三也察山東之士力能跨馬控弦唯雄吹非明
 齊慶忌信有聊東之守策有良平之謀可任以孟賁捷
 責以成位未聞有恃其者四將也其入王爵成不敗相
 加婦姑位未聞有恃其者四將也其入王爵成不敗相
 不肯同心共膽率徒眾進以五關與西胡戰婦女接上黨
 太原馮翊扶風安定自頃以來數與西胡戰婦女接上黨

挾矛致弓負矢况其悍夫以此當山東志戰之民譬
 驅羣羊向虎狼其勝可必六也且天下之權勇今見
 在者不過并涼而明公之將帥皆中表腹心周旋日
 乎七也又明公之信醇著忠誠可遠任智謀可特使
 原狹口以來恩信醇著忠誠可遠任智謀可特使以
 此當山東解合之虛誕實不相若也夫戰有三亡
 以亂攻治者亡以邪攻正者亡以逆攻順者亡今明
 公秉國政平討夷凶宦忠義克立以三德待於三亡
 奉辭伐罪誰人敢禦九也東州有鄭康成學該古今
 儒生之所以集北海郡根矩清高直亮羣士之楷式
 彼諸將若詢其計畫案典校之疆弱燕趙齊梁非不
 盛終見滅於秦吳股肱之邦良欲造亂而不敢踰熒陽
 今德政之赫赫股肱之邦良欲造亂而不敢踰熒陽况
 不相然讚成使其患役之民相聚為非棄德恃眾以輕
 兵以驚天下使患役之民相聚為非棄德恃眾以輕
 威重卓乃悅以泰為將軍統諸軍擊關東或謂卓曰
 鄭泰智略過人而結謀山東今資之士馬使就其黨
 竊為明公懼之卓收其兵馬留拜議郎後又與王允
 謀共誅卓泰脫身自武關走東歸後將軍袁術以為
 揚州刺史年四十一官渾將泰小子袁避難淮南袁術賓
 道卒時年四十一官渾將泰小子袁避難淮南袁術賓
 禮甚厚渾知術必敗時華歆為豫章太守素與泰善
 渾乃渡江投歆太祖聞其篤行召為掾復遷下蔡長

邵陵令天下未定民皆剽輕不念產殖其生子無以相活率皆不舉渾所在奪其漁獵之具課使耕桑又兼開稻田重去子之法民初畏罪後稍豐給無不舉贍所育男女多以鄭爲字辟爲丞相掾屬遷左馮翊時梁興等略吏民五千餘家爲寇鈔諸縣不能禦皆恐懼寄治郡下議者悉以爲當移就險渾曰興等破散竄在山阻雖有隨者率脅從耳今當廣開降路宣喻恩信而保險自守此示弱也乃聚斂吏民治城郭爲守禦之備遂發民逐賊明賞罰與要誓其所得獲十以七賞百姓大悅皆願捕賊多得婦女財物賊之失妻子者皆還求降渾責其得他婦女然後還其妻子於是轉相寇盜黨與離散又遣吏民有恩信者分布山谷告諭出者相繼乃使諸縣長吏各還本治以

安集之興等懼將餘衆聚鄜城太祖使夏侯淵就助郡擊之渾率吏民前登斬興及其支黨又賊斬富等脅將夏陽長邵陵令并其吏民入磴山渾復討擊破富等獲二縣長吏將其所略還及趙青龍者殺左內史程休渾聞遣壯士就梟其首前後歸附四千餘家由是山賊皆平民安產業轉爲上黨太守太祖征漢中以渾爲京兆尹渾以百姓新集爲制移居之法使兼復者與單輕者相伍溫信者與孤老爲比勤稼穡明禁令以發姦者由是民安於農而盜賊止息及大軍入漢中運轉軍糧爲最又遣民田漢中無逃亡者太祖益嘉之復入爲丞相掾文帝卽位爲侍御史加駙馬都尉遷陽平沛郡二太守郡界下溼患水澇百姓饑乏渾於蕭相二縣界興陂遏開稻田郡人皆以

爲不便渾曰地勢洿下宜漑灌終有魚稻經久之利
此豐民之本也遂躬率吏民興立功夫一冬間皆成
比年大收頃畝歲增租八倍常民賴其利刻石頌之
號曰鄭陂轉爲山陽魏郡太守其治放此又以郡下
百姓苦乏材木乃課樹榆爲籬並益樹五果榆皆成
藩五果豐實入魏郡界村落齊整如一民得財足用
饒明帝聞之下詔稱述布告天下遷將作大匠渾清
素在公妻子不免於饑寒及卒以子崇爲郎中晉陽秋曰

秦子表字材叔泰與華歆荀攸善見表曰鄭公業爲
不亡矣初爲臨菑侯文學稍遷至光祿大夫泰始七
年以表爲司空固辭不受終於家子默字思玄晉諸
公贊曰默遵守家業以篤素稱位至太常默弟質舒
詡皆爲卿默子球清直有理識尚
書右僕射領選球弟豫爲尚書

倉慈字孝仁淮南人也始爲郡吏建安中太祖開募
屯田於淮南以慈爲綏集都尉黃初末爲長安令清

約有方吏民畏而愛之太和中遷燉煌太守郡在西
陲以喪亂隔絕曠無太守二十歲大姓雄張遂以爲
俗前太守尹奉等循故而已無所匡革慈到抑挫權
右撫恤貧羸甚得其理舊大族田地有餘而小民無
立錐之士慈皆隨口割賦稍稍使畢其本直先是屬
城獄訟衆猥縣不能決多集治下慈躬往省閱料簡
輕重自非殊死但鞭杖遣之一歲決刑曾不滿十人
又常日西域雜胡欲來貢獻而諸豪族多逆斷絕旣
與貿遷欺詐侮易多不得分明胡常怨望慈皆勞之
欲詣洛者爲封過所欲從郡還者官爲平取輒以府
見物與共交市使吏民護送道路由是民夷翕然稱
其德惠數年卒官吏民悲感如喪親戚圖畫其形思
其遺像及西域諸胡聞慈死悉共會聚於戊己校尉

及長吏治下發哀或有以刀畫面以明血誠又為立

祠遙共祠之魏略曰金城趙基承代慈雖循其迹不

嘉平中安定皇甫隆代基為太守初燉煌不曉作樓犂用

水及種人牛功極濡洽然後乃耕又少隆得到教作樓犂

又教衍漑歲終率計其所收庸力過半得穀加五又

燉煌俗婦人作裙學縮如羊腸用布一匹隆又禁改

慈至於勤恪愛惠為自太祖迄于咸熙魏郡太守陳

國吳瓘清河太守樂安任燠京兆太守濟北顏斐弘

農太守太原令狐邵濟南相魯國孔乂或哀矜折獄

或推誠惠愛或治身清白或擿姦發伏咸為良二千

石瓘燠事行無所見魏略曰顏斐字文林有才學丞

北太守始京兆從馬超破後民多不專於農殖又

官乃令屬縣整阡陌樹桑果是時民多無車牛斐又

者令畜猪狗賣以起文牛始者民以爲煩書者復其小

時笛又於各府下起便致菜園使吏役閑鋤治又課民當輸租

二化郡道吏不煩塞民不疇又荒萊人與馮翊扶風接界

已整頓開明民恐其遷轉也至青龍中司馬宣王在長

王安乃發市而軍市中便於多侮前杖縣民百斐以白宣王宣

乃與斐共坐以觀明公斐受分謝乃私任乃築斐一斐不肯謝良非

是有所為左右不得明而典農竊見推遂嚴持吏士自是之斐謝

泣營道車各得前其步後稽歲遷為平原太守吏民啼

之喘言平疾困斐素心戀作京北健斐其家人從者願平斐病甚勸

流涕為我何碑于今稱頌之卒還狐邵字孔叔父之皆漢

為年暫出校尉建安初袁氏在冀州破去本郡家居鄴

破執其祖等輩十餘人皆當斬放祖閱見之疑仍歷其衣冠

後徙丞相主簿而識其父乃解太守所好在清訟如冰雪妻忌

遣是時詣河東就樂詳學經粗明乃有遠設文就學由是

弘農學業轉與至黃初徵拜羽林郎遷虎賁中郎
將二歲病亡始邵族子獨以爲白衣時常有高志衆人
謂愚必榮令狐氏而邵言其心不平及邵爲虎賁郎
願大而必減我宗愚聞邵言其心不平及邵爲虎賁郎
將而愚仕進已多先時聞大人在有名稱愚見邵因從
容言次微激之曰先時聞大人在有名稱愚見邵因從
云何邪邵熟視而不答也然私謂其妻曰公治性
度猶如邪故也吾觀之終當敗滅但不知我久當坐
之邪邪將速汝曹耳邵沒之後十餘年間愚爲兗州
刺史果與王凌謀廢立家屬誅滅邵子華時爲弘農
郡丞以屬疏得矩不坐案孔氏譜立老字元雋孔子之
後曾祖疇字元矩陳相漢桓帝立孔子廟於苦縣之
賴鄉畫孔子像於壁疇爲陳相立孔子碑於像前今
見存又父祖皆二千石又爲散騎常侍上疏規諫語
字士信晉平東將軍衛尉也

評曰任峻始興義兵以歸太祖闢土殖穀倉庾盈溢
庸績致矣蘇則威以平亂旣政事之良又矯矯剛直
風烈足稱杜畿寬猛克濟惠以康民鄭渾倉慈恤理
有方抑皆魏代之名守乎恕屢陳時政經論治體蓋
有可觀焉

魏志卷十六

帝大休省廢分文各字并改墨刺却如聖備
 賦辭疑矣備與及平廣強短率之夏又辭喬卿宜
 陸曰甘德於其奉并以羅太尉關士韻舞會爽益益

陸曰甘德於其奉并以羅太尉關士韻舞會爽益益
 陸曰甘德於其奉并以羅太尉關士韻舞會爽益益
 陸曰甘德於其奉并以羅太尉關士韻舞會爽益益

陸曰甘德於其奉并以羅太尉關士韻舞會爽益益
 陸曰甘德於其奉并以羅太尉關士韻舞會爽益益
 陸曰甘德於其奉并以羅太尉關士韻舞會爽益益

陸曰甘德於其奉并以羅太尉關士韻舞會爽益益
 陸曰甘德於其奉并以羅太尉關士韻舞會爽益益
 陸曰甘德於其奉并以羅太尉關士韻舞會爽益益

陸曰甘德於其奉并以羅太尉關士韻舞會爽益益
 陸曰甘德於其奉并以羅太尉關士韻舞會爽益益
 陸曰甘德於其奉并以羅太尉關士韻舞會爽益益

陸曰甘德於其奉并以羅太尉關士韻舞會爽益益
 陸曰甘德於其奉并以羅太尉關士韻舞會爽益益
 陸曰甘德於其奉并以羅太尉關士韻舞會爽益益

陸曰甘德於其奉并以羅太尉關士韻舞會爽益益
 陸曰甘德於其奉并以羅太尉關士韻舞會爽益益
 陸曰甘德於其奉并以羅太尉關士韻舞會爽益益

陸曰甘德於其奉并以羅太尉關士韻舞會爽益益
 陸曰甘德於其奉并以羅太尉關士韻舞會爽益益
 陸曰甘德於其奉并以羅太尉關士韻舞會爽益益

陸曰甘德於其奉并以羅太尉關士韻舞會爽益益
 陸曰甘德於其奉并以羅太尉關士韻舞會爽益益
 陸曰甘德於其奉并以羅太尉關士韻舞會爽益益

魏志卷十六考證

任峻太祖以峻爲典農中郎將數年中所在積粟○

中郎將下太平御覽引此有募百姓屯田於許下

得穀百萬斛郡國列置田官十九字

蘇則愉咸熙中爲尚書注石崇妻紹之兄女也○兄

女宋本作女兄

杜畿遂詭道從郎津度注昨日功曹今爲郡將軍也

○軍字疑衍

計所置吏士之費與兼官無覺○覺宋本作異

閱七聖而課試之文不垂○監本閱誤作關照冊府

改正

後考課竟不行注三人皆恕之同班友善○監本誤

作二人今改正

樂安廉昭以才能拔擢頗好言事○宋本無言字

數歲轉趙相注康旣無才敏因在冗官博讀書傳○

宋本作康旣才敏無無字

邑百戶注乃從南陽步詣該○後漢書注作乃從南

陽步涉詰許從該

撥其切世大事著于篇注弟寬字務叔○弟寬監本作子寬臣龍官按恕字務伯理字務仲寬字務叔皆兄弟也韓愈杜中散墓志亦云畿季子寬可知子字爲弟字之誤今改正

又注預從兄斌○斌宋本作武

鄭渾爲揚州刺史卒注後又與王允謀共誅卓○後漢書作與何顓荀攸共謀誅卓

興等破散竄在山阻○監本山阻誤作山陽今改正脅將夏陽長邵陵令并其吏民入磴山○何焯曰渾爲司隸部左馮翊夏陽乃其屬城若邵陵則屬汝南郡爲豫州刺史部內與左馮翊無涉此因前有渾爲邵陵令之文而誤耳其地當去夏陽不遠或邵陽之誤耶

倉慈慈躬往省閱料簡輕重○料簡太平御覽作斟酌

魏郡太守陳國吳瓘○太平御覽作吳瓘

咸爲良二千石注又課民無牛者令畜豬狗賣以買牛○太平御覽作令畜豬貴時賣以買牛

又注到武安毛城中○武安太平御覽作安邑
經論治體○論宋本作綸臣照按經綸本易屯象傳而古本易有作經論字者綸亦可作論

魏志卷十六考證

魏志卷十七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張遼 樂進 于禁 張郃 徐晃

張遼字文遠鴈門馬邑人也本聶壹之後以避怨變
姓少爲郡吏漢末并州刺史丁原以遼武力過人召
爲從事使將兵詣京都何進遣詣河北募兵得千餘
人還進敗以兵屬董卓卓敗以兵屬呂布遷騎都尉
布爲李傕所敗從布東奔徐州領魯相時年二十八
太祖破呂布於下邳遼將其衆降拜中郎將賜爵關
內侯數有戰功遷裨將軍袁紹破別遣遼定魯國諸
縣與夏侯淵圍昌豨於東海數月糧盡議引軍還遼
謂淵曰數日已來每行諸圍豨輒屬目視遼又其射

矢更稀此必稀計猶豫故不力戰遼欲挑與語儻可誘也乃使謂豨曰公有命使遼傳之豨果下與遼語遼爲說太祖神武方以德懷四方先附者受大賞豨乃許降遼遂單身上三公山入豨家拜妻子豨歡喜隨詣太祖太祖遣豨還責遼曰此非大將法也遼謝曰以明公威信著於四海遼奉聖旨豨必不敢害故也從討袁譚袁尙於黎陽有功行中堅將軍從攻尙於鄴尙堅守不下太祖還許使遼與樂進拔陰安徙其民河南復從攻鄴鄴破遼別徇趙國常山招降緣山諸賊及黑山孫輕等從攻袁譚譚破別將徇海濱破遼東賊柳毅等還鄴太祖自出迎遼引共載以遼爲邊寇將軍復別擊荊州定江夏諸縣還屯臨潁封都亭侯從征袁尙於柳城卒與虜遇遼勸太祖戰氣

甚奮太祖壯之自以所持麾授遼遂擊大破之斬單

于蹋頓傅子曰太祖將征柳城遼諫曰夫許天下之

襲許據之以號令四方公之勢去時荊州未定復遣

遼屯長社臨發軍中有謀反者夜驚亂起火一軍盡

擾遼謂左右曰勿動是不一營盡反必有造變者欲

以動亂人耳乃令軍中其不反者安坐遼將親兵數

十人中陣而立有頃定即得首謀者殺之陳蘭梅成

以氏六縣叛太祖遣于禁臧霸等討成遼督張郃朱

蓋等討蘭成偽降禁禁還成遂將其衆就蘭轉入瀋

山瀋中有天柱山高峻二十餘里道險狹步徑裁通

蘭等壁其上遼欲進諸將曰兵少道險難用深入遼

曰此所謂一與一勇者得前耳遂進到山下安營攻

之斬蘭成首盡虜其衆太祖論諸將功曰登天山履

峻險以取蘭成盪寇功也增邑假節太祖旣征孫權
還使遼與樂進李典等將七千餘人屯合肥太祖征
張魯教與護軍薛悌署函邊曰賊至乃發俄而權率
十萬衆圍合肥乃共發教教曰若孫權至者張李將
軍出戰樂將軍守護軍勿得與戰諸將皆疑遼曰公
遠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指及其未合
逆擊之折其盛勢以安衆心然後可守也成敗之機
在此一戰諸君何疑李典亦與遼同於是遼夜募敢
從之士得八百人椎牛饗將士明日大戰平旦遼被
甲持戟先登陷陣殺數十人斬二將大呼自名衝壘
入至權麾下權大驚衆不知所爲走登高冢以長戟
自守遼叱權下戰權不敢動望見遼所將衆少乃聚
圍遼數重遼左右麾圍直前急擊圍開遼將麾下數

十人得出餘衆號呼曰將軍棄我乎遼復還突圍拔
出餘衆權人馬皆披靡無敢當者自旦戰至日中吳
人奪氣還修守備衆心乃安諸將咸服權守合肥十
餘日城不可拔乃引退遼率諸軍追擊幾復獲權太
祖大壯遼拜征東將軍孫盛曰夫兵固詭道奇正相
資若乃命將出征推轂委權
或賴率然之形或憑倚角之勢羣帥不和則棄師之
道也至於合肥之守縣弱無援專任勇者則好戰生
患專任怯者則懼心難保且彼衆我寡必懷貪墮以
致命之兵擊貪墮之卒其勢必勝勝而後守守則必
固是以魏武推選方員參以同異爲之密建安二十
教節宣其用事至而應若合符契妙矣夫一年太祖復征孫權到合肥循行遼戰處歎息者良
久乃增遼兵多留諸軍徙屯居巢關羽圍曹仁於樊
會權稱藩召遼及諸軍悉還救仁遼未至徐晃已破
關羽仁圍解遼與太祖會摩陂遼軍至太祖乘輦出
勞之還屯陳郡文帝卽王位轉前將軍魏書曰王賜
遼帛千匹穀

萬斛分封兄汎及一子列侯孫權復叛遣遼還屯合肥
進遼爵都鄉侯給遼母輿車及兵馬送遼家詣屯敕
遼母至導從出迎所督諸軍將吏皆羅拜道側觀者
榮之文帝踐阼封晉陽侯增邑千戶并前二千六百
戶黃初二年遼朝洛陽宮文帝引遼會建始殿親問
破吳意狀帝歎息顧左右曰此亦古之召虎也爲起
第舍又特爲遼母作殿以遼所從破吳軍應募步卒
皆爲虎賁孫權復稱藩遼還屯雍丘得疾帝遣侍中
劉曄將太醫視疾虎賁問消息道路相屬疾未瘳帝
迎遼就行在所車駕親臨執其手賜以御衣太官日
送御食疾小差還屯孫權復叛帝遣遼乘舟與曹休
至海陵臨江權甚憚焉勅諸將張遼雖病不可當也
慎之是歲遼與諸將破權將呂範遼病遂篤薨於江

都帝爲流涕諡曰剛侯子虎嗣六年帝追念遼典在
合肥之功詔曰合肥之役遼典以步卒八百破賊十
萬自古用兵未之有也使賊至今奪氣可謂國之爪
牙矣其分遼典邑各百戶賜一子爵關內侯虎爲偏
將軍薨子統嗣

樂進字文謙陽平衛國人也容貌短小以膽烈從太
祖爲帳下吏遣還本郡募兵得千餘人還爲軍假司
馬陷陣都尉從擊呂布於濮陽張超於雍丘橋蕤於
苦皆先登有功封廣昌亭侯從征張繡於安衆圍呂
布於下邳破別將擊眭固於射犬攻劉備於沛皆破
之拜討寇校尉渡河攻獲嘉還從擊袁紹於官渡力
戰斬紹將淳于瓊從擊譚尙於黎陽斬其大將嚴敬
行游擊將軍別擊黃巾破之定樂安郡從圍鄴鄴定

從擊袁譚於南皮先登入譚東門譚敗別攻雍奴破之建安十一年太祖表漢帝稱進及于禁張遼曰武力既弘計略周備質忠性一守執節義每臨戰功常爲督率奮彊突固無堅不陷自援枹鼓手不知倦又遣別征統御師旅撫衆則和奉令無犯當敵制決靡有遺失論功紀用宜各顯寵於是禁爲虎威進折衝遼盪寇將軍進別征高幹從北道入上黨回出其後幹等還守壺關連戰斬首幹堅守未下會太祖自征之乃拔太祖征管承軍淳于遣進李典擊之承破走逃入海島海濱平荊州未服遣屯陽翟後從平荊州留屯襄陽擊關羽蘇非等皆走之南郡諸縣山谷蠻夷詣進降又討劉備臨沮長杜普旌陽長梁太皆大破之後從征孫權假進節太祖還留進與張遼李典

屯合肥增邑五百并前凡千二百戶以進數有功分
五百戶封一子列侯進遷右將軍建安二十三年薨
諡曰威侯子綝嗣綝果毅有父風官至揚州刺史諸
葛誕反掩襲殺綝詔悼惜之追贈衛尉諡曰愍侯子
肇嗣

于禁字文則泰山鉅平人也黃巾起鮑信招合徒衆
禁附從焉及太祖領兗州禁與其黨俱詣爲都伯屬
將軍王朗朗異之薦禁才任大將軍太祖召見與語
拜軍司馬使將兵詣徐州攻廣威拔之拜陷陣都尉
從討呂布於濮陽別破布二營於城南又別將破高
雅於須昌從攻壽張定陶狐離圍張超於雍丘皆拔
之從征黃巾劉辟黃邵等屯版梁邵等夜襲太祖營
禁帥麾下擊破之斬辟邵等盡降其衆遷平虜校尉

從圍橋蕤於苦斬蕤等四將從至宛降張繡繡復叛
太祖與戰不利軍敗還舞陰是時軍亂各間行求太
祖禁獨勒所將數百人且戰且引雖有死傷不相離
虜追稍緩禁徐整行隊鳴鼓而還未至太祖所道見
十餘人被創裸走禁問其故曰爲青州兵所劫初黃
巾降號青州兵太祖寬之故敢因緣爲略禁怒令其
衆曰青州兵同屬曹公而還爲賊乎乃討之數之以
罪青州兵遽走詣太祖自訴禁旣至先立營壘不時
謁太祖或謂禁青州兵已訴君矣宜促詣公辨之禁
曰今賊在後追至無時不先爲備何以待敵且公聰
明譖訴何緣徐鑿塹安營訖乃入謁具陳其狀太祖
悅謂禁曰滴水之難吾其急也將軍在亂能整討暴
堅壘有不可動之節雖古名將何以加之於是錄禁

前後功封益壽亭侯復從攻張繡於穰禽呂布於下邳別與史渙曹仁攻睦固於射犬破斬之太祖初征袁紹紹兵盛禁願爲先登太祖壯之乃選步騎二千人使禁將守延津以拒紹太祖引軍還官渡劉備以徐州叛太祖東征之紹攻禁禁堅守紹不能拔復與樂進等將步騎五千擊紹別營從延津西南緣河至汲獲嘉二縣焚燒保聚三十餘屯斬首獲生各數千降紹將何茂王摩等二十餘人太祖復使禁別將屯原武擊紹別營於杜氏津破之遷裨將軍後從還官渡太祖與紹連營起土山相對紹射營中士卒多死傷軍中懼禁督守土山力戰氣益奮紹破遷偏將軍冀州平昌豨復叛遣禁征之禁急進攻豨豨與禁有舊詣禁降諸將皆以爲豨已降當送詣太祖禁曰諸

君不知公常令乎圍而後降者不赦夫奉法行令事
上之節也豨雖舊友禁可失節乎自臨與豨訣隕涕
而斬之是時太祖軍淳于聞而歎曰豨降不詣吾而

歸禁豈非命邪益重禁臣松之以爲圍而後降法雖
不赦囚而送之未爲違命禁

曾不爲舊交希冀萬一而肆其好殺之心以
戾衆人之議所以卒爲降虜死加惡謚宜哉東海平

拜禁虎威將軍後與臧霸等攻梅成張遼張郃等討

陳蘭禁到成舉衆三千餘人降既降復叛其衆奔蘭

遼等與蘭相持軍食少禁運糧前後相屬遼遂斬蘭

成增邑二百戶并前千二百戶是時禁與張遼樂進

張郃徐晃俱爲名將太祖每征伐咸遞行爲軍鋒還

爲後拒而禁持軍嚴整得賊財物無所私入由是賞

賜特重然以法御下不甚得士衆心太祖常恨朱靈

欲奪其營以禁有威重遣禁將數十騎齎令書徑詣

靈營奪其軍靈及其部衆莫敢動乃以靈爲禁部下
督衆皆震服其見憚如此遷左將軍假節鉞分邑五
百戶封一子列侯建安二十四年太祖在長安使曹
仁討關羽於樊又遣禁助仁秋大霖雨漢水溢平地
水數丈禁等七軍皆沒禁與諸將登高望水無所回
避羽乘大船就攻禁等禁遂降惟龐惠不屈節而死
太祖聞之哀歎者久之曰吾知禁三十年何意臨危
處難反不及龐惠邪會孫權禽羽獲其衆禁復在吳
文帝踐阼權稱藩遣禁還帝引見禁鬚髮皓白形容
憔悴泣涕頓首帝慰喻以荀林父孟明視故事魏書載制
曰昔荀林父敗績於郊孟明喪師於穀秦晉不替使
復其位其後晉獲狄土秦霸西戎區區小國猶尚若
斯而況萬乘以樊城之敗水災
暴至非戰之咎其復禁等官拜爲安遠將軍欲遣

使吳先令北詣鄴謁高陵帝使豫於陵屋畫關羽戰

克龐惠憤怒禁降服之狀禁見慙恚發病薨子圭嗣封益壽亭侯諡禁曰厲侯

張郃字儁又河間鄭人也漢末應募討黃巾為軍司

馬屬韓馥馥敗以兵歸袁紹紹以郃為校尉使拒公

孫瓚瓚破郃功多遷寧國中郎將太祖與袁紹相拒

於官渡漢晉春秋曰郃說紹曰公雖連勝然勿與曹公戰也密遣輕騎鈔絕其南則兵自敗矣紹

不從紹遣將淳于瓊等督運屯烏巢太祖自將急擊

之郃說紹曰曹公兵精往必破瓊等瓊等破則將軍

事去矣宜急引兵救之郭圖曰郃計非也不如攻其

本營勢必還此為不救而自解也郃曰曹公營固攻

之必不拔若瓊等見禽吾屬盡為虜矣紹但遣輕騎

救瓊而以重兵攻太祖營不能下太祖果破瓊等紹

軍潰圖慙又更譖郃曰郃快軍敗出言不遜郃懼乃

歸太祖臣松之案武紀及袁紹傳並云袁紹使張郃

衆於是大潰是則緣郃等降而後紹軍壞也至如此

傳爲紹軍先潰懼郭圖之譖來歸太祖爲參錯不同

矣太祖得郃甚喜謂曰昔子胥不早寤自使身危豈

若微子去殷韓信歸漢邪拜郃偏將軍封都亭侯授

以衆從攻鄴拔之又從擊袁譚於渤海別將軍圍雍

奴大破之後討柳城與張遼俱爲軍鋒以功遷平狄

將軍別征東萊討管承又與張遼討陳蘭梅成等破

之從破馬超韓遂於渭南圍安定降楊秋與夏侯淵

討鄜賊梁興及武都氐又破馬超平宋建太祖征張

魯先遣郃督諸軍討興和氐王竇茂太祖從散關入

漢中又先遣郃督步卒五千於前通路至陽平魯降

太祖還留郃與夏侯淵等守漢中拒劉備郃別督諸

軍降巴東巴西二郡徙其民於漢中進軍宕渠爲備

將張飛所拒引還南鄭拜盪寇將軍劉備屯陽平郤屯廣石備以精卒萬餘分爲十部夜急攻郤郤率親兵搏戰備不能克其後備於走馬谷燒都圍淵救火從他道與備相遇交戰短兵接刃淵遂沒郤還陽平

魏略曰淵雖爲都督劉備憚郤而易淵及殺淵備曰當得其魁用此何爲邪當是時新失

元帥恐爲備所乘三軍皆失色淵司馬郭淮乃令衆曰張將軍國家名將劉備所憚今日事急非張將軍不能安也遂推郤爲軍主郤出勒兵安陣諸將皆受郤節度衆心乃定太祖在長安遣使假郤節太祖遂自至漢中劉備保高山不敢戰太祖乃引出漢中諸軍郤還屯陳倉文帝卽王位以郤爲左將軍進爵都鄉侯及踐阼進封鄭侯詔郤與曹真討安定盧水胡及東羌召郤與真並朝許宮遣南與夏侯尚擊江陵

郤別督諸軍渡江取洲上屯塢明帝卽位遣南屯荆
州與司馬宣王擊孫權別將劉阿等追至祁口交戰
破之諸葛亮出祁山加郤位特進遣督諸軍拒亮將
馬謖於街亭謖依阻南山不下據城郤絕其汲道擊
大破之南安天水安定郡反應亮郤皆破平之詔曰
賊亮以巴蜀之衆當虓虎之師將軍被堅執銳所向
克定朕甚嘉之益邑千戶并前四千三百戶司馬宣
王治水軍於荊州欲順沔入江伐吳詔郤督關中諸
軍往受節度至荊州會冬水淺大船不得行乃還屯
方城諸葛亮復出急攻陳倉帝驛馬召郤到京都帝
自幸河南城置酒送郤遣南北軍士三萬及分遣武
衛虎賁使衛郤因問郤曰遲將軍到亮得無已得陳
倉乎郤知亮縣軍無穀不能久攻對曰比臣未到亮

已走矣屈指計亮糧不至十日郤晨夜進至南鄭亮
退詔郤還京都拜征西車騎將軍郤識變數善處營
陣料戰勢地形無不如計自諸葛亮皆憚之郤雖武
將而愛樂儒士嘗薦同鄉卑湛經明行修詔曰昔祭
遵爲將奏置五經大夫居軍中與諸生雅歌投壺今
將軍外勒戎旅內存國朝朕嘉將軍之意今擢湛爲
博士諸葛亮復出祁山詔郤督諸將西至略陽亮還
保祁山郤追至木門與亮軍交戰飛矢中郤右膝薨
魏略曰亮軍退司馬宣王使郤追之郤曰軍法圍城
必開出路歸軍勿追宣王不聽郤不得已遂進蜀軍
乘高布伏弓弩亂發矢中郤髀謚曰壯侯子雄嗣郤前後征伐有功

明帝分郤戶封郤四子列侯賜小子爵關內侯

徐晃字公明河東楊人也爲郡吏從車騎將軍楊奉
討賊有功拜騎都尉李傕郭汜之亂長安也晃說奉

令與天子還洛陽奉從其計天子渡河至安邑封晁
都亭侯及至洛陽韓暹董承日爭鬪晁說奉令歸太
祖奉欲從之後悔太祖討奉於梁晁遂歸太祖太祖
授晁兵使擊卷卷音墟權反原武賊破之拜裨將軍從征
呂布別降布將趙庶李鄒等與史渙斬眭固於河內
從破劉備又從破顏良拔白馬進至延津破文醜拜
偏將軍與曹洪擊瀼彊賊祝臂破之又與史渙擊袁
紹運車於故市功最多封都亭侯太祖既圍鄴破邯
鄲易陽令韓範僞以城降而拒守太祖遣晁攻之晁
至飛矢城中爲陳成敗範悔晁輒降之既而言於太
祖曰二袁未破諸城未下者傾耳而聽今日滅易陽
明日皆以死守恐河北無定時也願公降易陽以示
諸城則莫不望風太祖善之別討毛城設伏兵掩擊

破三屯從破袁譚於南皮討平原叛賊克之從征蹋
頓拜橫野將軍從征荊州別屯樊討中廬臨沮宜城
賊又與滿寵討關羽於漢津與曹仁擊周瑜於江陵
十五年討太原反者圍太陵拔之斬賊帥商曜韓遂
馬超等反關右遣晁屯汾陰以撫河東賜牛酒令上
先人墓太祖至潼關恐不得渡召問晁晁曰公盛兵
於此而賊不復別守蒲阪知其無謀也今假臣精兵

臣松之二云案晁于時未
應稱臣傳寫者誤也渡蒲阪津為軍先置以截其

裏賊可禽也太祖曰善使晁以步騎四千人渡津作
塹柵未成賊梁興夜將步騎五千餘人攻晁晁擊走
之太祖軍得渡遂破超等使晁與夏侯淵平隃麋汧
諸氏與太祖會安定太祖還鄴使晁與夏侯淵平郿
夏陽餘賊斬梁興降三千餘戶從征張魯別遣晁討

攻犢仇夷諸山氏皆降之遷平寇將軍解將軍張順
圍擊賊陳福等三十餘屯皆破之太祖還鄴留晃與
夏侯淵拒劉備於陽平備遣陳式等十餘營絕馬鳴
閣道晃別征破之賊自投山谷多死者太祖聞甚喜
假晃節令曰此閣道漢中之險要咽喉也劉備欲斷
絕外內以取漢中將軍一舉克奪賊計善之善者也
太祖遂自至陽平引出漢中諸軍復遣晃助曹仁討
關羽屯宛會漢水暴溢于禁等沒羽圍仁於樊又圍
將軍呂常於襄陽晃所將多新卒以羽難與爭鋒遂
前至陽陵陂屯太祖復還遣將軍徐商呂建等詣晃
令曰須兵馬集至乃俱前賊屯偃城晃到詭道作都
塹示欲截其後賊燒屯走晃得偃城兩面連營稍前
去賊圍三丈所未攻太祖前後遣殷署朱蓋等凡十

二營詣晃賊圍頭有屯又別屯四冢晃揚聲當攻圍頭屯而密攻四冢羽見四冢欲壞自將步騎五千出戰晃擊之退走遂追陷與俱入圍破之或自投沔水死太祖令曰賊圍塹鹿角十重將軍致戰全勝遂陷賊圍多斬首虜吾用兵三十餘年及所聞古之善用兵者未有長驅徑入敵圍者也且樊襄陽之在圍過於莒卽墨將軍之功踰孫武穰苴晃振旅還摩陂太祖迎晃七里置酒大會太祖舉卮酒勸晃且勞之曰全樊襄陽將軍之功也時諸軍皆集太祖案行諸營士卒咸離陣觀而晃軍營整齊將士駐陣不動太祖歎曰徐將軍可謂有周亞夫之風矣文帝卽王位以晃爲右將軍進封遠鄉侯及踐阼進封楊侯與夏侯尚討劉備於上庸破之以晃鎮陽平徙封陽平侯明

帝卽位拒吳將諸葛瑾於襄陽增邑二百并前三千
一百戶病篤遺令斂以時服性儉約畏慎將軍常遠
斥侯先爲不可勝然後戰追奔爭利士不暇食常歎
曰古人患不遭明君今幸遇之當以功自效何用私
譽爲終不廣交接太和元年薨諡曰壯侯子蓋嗣蓋
薨子霸嗣明帝分晃戶封晃子孫二人列侯初清河
朱靈爲袁紹將太祖之征陶謙紹使靈督三營助太
祖戰有功紹所遣諸將各罷歸靈曰靈觀人多矣無
若曹公者此乃真明主也今已遇復何之遂留不去
所將士卒慕之皆隨靈留靈後遂爲好將名亞晃等
至後將軍封高唐亭侯

九州春秋曰初清河季雍以

九州春秋曰初清河季雍以

九州春秋曰初清河季雍以

九州春秋曰初清河季雍以

許南太祖戒之曰冀州新兵數乘寬緩暫見齊整靈
 尚快快御名先有威嚴善以道寬之不然而有變靈
 至陽翟中所以將程昂等果反對敵國內有姦謀不測
 書曰兵中所以將程昂等果反對敵國內有姦謀不測
 之變昔鄧禹中分光武軍西行而有宗敵馮愔之難
 後將二鄧禹中分光武軍西行而有宗敵馮愔之難
 多引咎過未必如所云也文皇帝即位封靈餽侯增其
 戶邑詔曰將軍佐命先帝典兵歷年威過方邵功踰
 絳灌圖籍所美何加焉朕受天命帝有海內元功
 之將社稷之臣皆朕所與同福共慶傳之無窮者也
 願勿封餽侯富貴不歸故鄉如夜行衣繡若平常所志
 子諡曰威侯
 評曰太祖建茲武功而時之良將五子為先于禁最
 號毅重然弗克其終張郃以巧變為稱樂進以驍果
 顯名而鑒其行事未副所聞或注記有遺漏未如張
 遼徐晃之備詳也

魏志卷十七

魏志卷十七考證

張遼遼督張郃朱蓋等討蘭○朱宋本作牛

拜征東將軍注是以魏武推選方員○太平御覽作

雜選武力

樂進遣進李典擊之○宋本遣進下多與字

于禁以荀林父孟明視故事注區區小國猶尚若斯

○宋本作尚猶若斯

徐晃至後將軍封高唐亭侯○臣明楷按注引魏書

云文帝卽位封靈郃侯又云於是更封高唐侯亭

字宜衍

魏志卷十七考證

藏本第十...

字...

云...

論...

○...

...

...

...

...

...

...

魏志卷十八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李典 李通 臧霸 孫觀 文聘 呂虔

許褚 典章 龐蕙 龐涪 母娥親

閻溫 張恭 恭子就

李典字曼成山陽鉅野人也典從父乾有雄氣合賓

客數千家在乘氏初平中以衆隨太祖破黃巾於壽

張又從擊袁術征徐州呂布之亂太祖遣乾還乘氏

慰勞諸縣布別駕薛蘭治中李封招乾欲俱叛乾不

聽遂殺乾太祖使乾子整將乾兵與諸將擊蘭封蘭

封破從平兗州諸縣有功稍遷青州刺史整卒典徙

穎陰令爲中郎將將整軍 魏書曰典少好學不樂兵事乃就師讀春秋左氏傳

博觀羣書太祖善之故試以治民之政之遷離狐太守時太祖與袁紹相

拒官渡典率宗族及部曲輸穀帛供軍紹破以典爲裨將軍屯安民太祖擊譚尙於黎陽使典與程昱等以船運軍糧會尙遣魏郡太守高蕃將兵屯河上絕水道太祖勅典昱若船不得過下從陸道典與諸將議曰蕃軍少甲而恃水有懈怠之心擊之必克軍不內御苟利國家專之可也宜亟擊之昱亦以爲然遂北渡河攻蕃破之水道得通劉表使劉備北侵至葉太祖遣典從夏侯惇拒之備一旦燒屯去惇率諸軍追擊之典曰賊無故退疑必有伏南道窄狹草木深不可追也惇不聽與于禁追之典留守惇等果入賊伏裏戰不利典往救備望見救至乃散退從圍鄴鄴定與樂進圍高幹於壺關擊管承於長廣皆破之遷

捕虜將軍封都亭侯典宗族部曲三千餘家居乘氏
自請願徙詣魏郡太祖笑曰卿欲慕耿純邪典謝曰
典驚怯功微而爵寵過厚誠宜舉宗陳力加以征伐
未息宜實郊遂之內以制四方非慕純也遂徙部曲
宗族萬三千餘口居鄴太祖嘉之遷破虜將軍與張
遼樂進屯合肥孫權率衆圍之遼欲奉教出戰進典
遼皆素不睦遼恐其不從典慨然曰此國家大事顧
君計何如耳吾可以私憾而忘公義乎乃率衆與遼
破走權增邑百戶并前三百戶典好學問貴儒雅不
與諸將爭功敬賢士大夫恂恂若不及軍中稱其長
者年三十六薨子禎嗣文帝踐阼追念合肥之功增
禎邑百戶賜典一子爵關內侯邑百戶諡典曰愍侯
李通字文達江夏平春人也

魏略曰通小字萬億

以俠聞於江

汝之間與其郡人陳恭共起兵於朗陵衆多歸之時
有周直者衆二千餘家與恭通外和內違通欲圖殺
直而恭難之通知恭無斷乃獨定策與直克會酒酣
殺直衆人大擾通率恭誅其黨帥盡并其營後恭妻
弟陳郃殺恭而據其衆攻破郃軍斬郃首以祭恭
墓又生禽黃巾大帥吳霸而降其屬遭歲大饑通傾
家振施與士分糟糠皆爭爲用由是盜賊不敢犯建
安初通舉衆詣太祖于許拜通振威中郎將屯汝南
西界太祖討張繡劉表遣兵以助繡太祖軍不利通
將兵夜詣太祖太祖得以復戰通爲先登大破繡軍
拜裨將軍封建功侯分汝南二縣以通爲陽安都尉
通妻伯父犯法朗陵長趙儼收治致之大辟是時殺
生之柄決於牧守通妻子號泣以請其命通曰方與

曹公戮力義不以私廢公喜儼執憲不阿與爲親交
太祖與袁紹相拒於官渡紹遣使拜通征南將軍劉
表亦陰招之通皆拒焉通親戚部曲流涕曰今孤危
獨守以失大援亡可立而待也不如亟從紹通按劍
以叱之曰曹公明哲必定天下紹雖彊盛而任使無
方終爲之虜耳吾以死不貳卽斬紹使送印綬詣太
祖又擊羣賊瞿恭江宮沈成等皆破殲其衆送其首
遂定淮汝之地改封都亭侯拜汝南太守時賊張赤
等五千餘家聚桃山攻破之劉備與周瑜圍曹仁
於江陵別遣關羽絕北道通率衆擊之下馬拔鹿角
入圍且戰且前以迎仁軍勇冠諸將通道得病薨時
年四十二追增邑二百戶并前四百戶文帝踐阼諡
曰剛侯詔曰昔袁紹之難自許蔡以南人懷異心通

秉義不顧使攜貳率服朕甚嘉之不幸早薨子基雖

已襲爵未足酬其庸勳基兄緒前屯樊城又有功世

篤其勞以基為奉義中郎將緒平虞中郎將以寵異

焉王隱晉書曰緒子秉字玄曹有雋才為時人所貴

官至秦州刺史秉嘗答司馬文王問因以為家誠

曰昔侍坐於先帝時有三長吏俱見臨辭出上曰為

官長當清當慎當勤脩此三者何患不治乎並受詔

既出善上顧謂吾等曰相誠勅正當爾不侍坐眾賢莫

不贊乃為大復問吾對曰清慎之道相須而或對曰清

固為本夫清者對曰清慎之道相須而或對曰清

已慎乃為大復問吾對曰清慎之道相須而或對曰清

茅皆有慎之至也上曰有仁是易稱括囊無咎藉用白

誰乎連僕射王公仲對吾乃舉故太尉荀景倩尚書

困篤扶曳受拜數日卒贈散騎常侍重二弟尚字茂
仲矩字茂約永嘉中並典郡矩至江州刺史重子式
字景則官至侍中

臧霸字宣高泰山華人也父戒爲縣獄掾據法不聽
太守欲所私殺太守大怒令收戒詣府時送者百餘
人霸年十八將客數十人徑於費西山中要奪之送
者莫敢動因與父俱亡命東海由是以勇壯聞黃巾
起霸從陶謙擊破之拜騎都尉遂收兵於徐州與孫
觀吳敦尹禮等並聚衆霸爲帥屯於開陽太祖之討
呂布也霸等將兵助布旣禽布霸自匿太祖募索得
霸見而悅之使霸招吳敦尹禮孫觀觀兄康等皆詣
太祖太祖以霸爲琅邪相敦利城禮東莞觀北海康
城陽太守割青徐二州委之於霸太祖之在兗州以
徐翕毛暉爲將兗州亂翕暉皆叛後兗州定翕暉亡

命投霸太祖語劉備令語霸送二人首霸謂備曰霸所以能自立者以不爲此也霸受公生全之恩不敢違命然王霸之君可以義告願將軍爲之辭備以霸言白太祖太祖歎息謂霸曰此古人之事而君能行之孤之願也乃皆以翕暉爲郡守時太祖方與袁紹相拒而霸數以精兵入青州故太祖得專事紹不以東方爲念太祖破袁譚於南皮霸等會賀霸因求遣子弟及諸將父兄家屬詣鄴太祖曰諸君忠孝豈復在是昔蕭何遣子弟入侍而高祖不拒耿純焚室輿櫬以從而光武不逆吾將何以易之哉東州擾攘霸等執義征暴清定海岱功莫大焉皆封列侯霸爲都亭侯加威虜將軍又與于禁討昌豨與夏侯淵討黃巾餘賊徐和等有功遷徐州刺史沛國公武周爲下

邳令霸敬異周身詣令舍部從事認詞不法周得其罪便收考竟霸益以善周從討孫權先登再入巢湖攻居巢破之張遼之討陳蘭霸別遣至皖討吳將韓當使權不得救蘭當遣兵逆霸霸與戰於逢龍當復遣兵邀霸於夾石與戰破之還屯舒權遣數萬人乘船屯舒口分兵救蘭聞霸軍在舒遁還霸夜追之比明行百餘里邀賊前後擊之賊窘急不得上船赴水者甚衆由是賊不得救蘭遼遂破之霸從討孫權於濡須口與張遼爲前鋒行遇霖雨大軍先及水遂長賊船稍進將士皆不安遼欲去霸止之曰公明於利鈍寧肯捐吾等邪明日果有令遼至以語太祖太祖善之拜揚威將軍假節後權乞降太祖還留霸與夏侯惇等屯居巢文帝卽王位遷鎮東將軍進爵武安

鄉侯都督青州諸軍事及踐阼進封開陽侯徙封良

成侯與曹休討吳賊破呂範於洞浦徵為執金吾位

特進每有軍事帝常咨訪焉魏略曰霸一名奴寇孫觀名嬰子吳敦名黯奴

尹禮名盧兒建安二十四年霸遣別軍在洛會太祖崩霸所部及青州兵以為天下霸將亂皆鳴鼓擅去文

帝即位以曹休都督青徐霸謂休曰國家未肯聽霸耳若假霸步騎萬人必能橫行江表休言之於帝帝

疑東巡因霸來朝而奪其兵明帝即位增邑五百并

前三千五百戶薨諡曰威侯子艾嗣魏書曰艾少以才理稱為黃門

郡守艾官至青州刺史少府艾薨諡曰恭侯子權

嗣霸前後有功封子三人列侯賜一人爵關內侯霸

子舜字太伯晉散騎常侍見武帝百官名此百官名不知誰所撰也皆有題目稱舜才穎條暢識贊時宜

也而孫觀亦至青州刺史假節從太祖討孫權戰被

創薨子毓嗣亦至青州刺史魏書曰孫觀字仲臺泰山人與臧霸俱起討黃

中拜騎都尉太祖破呂布使霸招觀兄弟皆厚遇之與霸俱戰伐觀常為先登征定青徐羣賊功次於霸

封呂都亭侯康亦以功封列侯與太祖會南皮遣子弟入居鄴拜觀偏將軍遷青州刺史從征孫權於濡須口假節攻權為流矢所中傷左足力戰不顧太祖勞之曰將軍被創深重而猛氣益奮不當為國愛身乎轉振威將軍創甚遂卒

文聘字仲業南陽宛人也為劉表大將使禦北方表死其子琮立太祖征荊州琮舉州降呼聘欲與俱聘曰聘不能全州當待罪而已太祖濟漢聘乃詣太祖太祖問曰來何遲邪聘曰先日不能輔弼劉荊州以奉國家荊州雖沒常願據守漢川保全土境生不負於孤弱死無愧於地下而計不得已以至於此實懷悲慙無顏早見耳遂歔歔流涕太祖為之愴然曰仲業卿真忠臣也厚禮待之授聘兵使與曹純追討劉備於長阪太祖先定荊州江夏與吳接民心不安乃以聘為江夏太守使典北兵委以邊事賜爵關內侯

孫盛曰資父事君忠孝道一臧霸少以二方之稱文聘著垂涕之誠是以魏武一面委之以任豈

直壯武見知於倉卒之間哉與樂進討關羽於尋口有功進封延

壽亭侯加討逆將軍又攻羽輜重於漢津燒其舩於

荆城文帝踐阼進爵長安鄉侯假節與夏侯尚圍江

陵使聘别屯沔口止石梵自當一隊禦賊有功遷後

將軍封新野侯孫權以五萬衆自圍聘於石陽甚急

聘堅守不動權住二十餘日乃解去聘追擊破之魏略

曰孫權嘗自將數萬衆卒至時大雨城柵崩壞人莫

散在田野未及補治聘聞權到不知所施乃思惟莫

若潛默可以疑之乃勅城中人使不得見又自臥舍

中不起權果疑之語其部黨曰北方以此人忠臣也

故委之以此郡今我至而不動此語與本傳反增邑

當有外救遂不敢攻而去魏略此語與本傳反增邑
震敵國賊不敢侵分聘戶邑封聘子岱為列侯又賜
聘從子厚爵關內侯聘薨諡曰壯侯岱又先亡聘養

子休嗣卒子武嗣嘉平中譙郡桓禺爲江夏太守清
儉有威惠名亞於聘

呂虔字子恪任城人也太祖在兗州聞虔有膽策以
爲從事將家兵守湖陸襄陵校尉杜松部民炅毋等
作亂與昌豨通太祖以虔代松虔到招誘炅毋渠率
及同惡數十人賜酒食簡壯士伏其側虔察炅毋等
皆醉使伏兵盡格殺之撫其餘衆羣賊乃平太祖以
虔領泰山太守郡接山海世亂聞民人多藏竄袁紹
所置中郎將郭祖公孫犢等數十輩保山爲寇百姓
苦之虔將家兵到郡開恩信祖等黨屬皆降服諸山
中亡匿者盡出安土業簡其彊者補戰士泰山由是
遂有精兵冠名州郡濟南黃巾徐和等所在劫長吏
攻城邑虔引兵與夏侯淵會擊之前後數十戰斬首

獲生數千人太祖使督青州諸郡兵以討東萊羣賊
 李條等有功太祖令曰夫有其志必成其事蓋烈士
 之所徇也卿在郡以來禽茲討暴百姓獲安躬蹈矢
 石所征輒克昔寇恂立名於汝潁耿弇建策於青兗
 古今一也舉茂才加騎都尉典郡如故虔在泰山十
 數年甚有威惠文帝即王位加裨將軍封益壽亭侯
 遷徐州刺史加威虜將軍請琅邪王祥為別駕民事
 一以委之世多其能任賢孫盛雜語曰祥字休徵性
至孝後母苛虐每欲危害
 祥祥色養無怠盛寒之月後母曰吾思食生魚祥脫
 衣將剖冰求之有少堅冰解下有魚躍出因奉以供
 時人以為孝感之所致也供養三十餘年母終乃仕
 以淳誠貞粹見重於時王隱晉書曰祥始出仕年過
 五十矣稍遷至司隸校尉尉高貴鄉公入學以祥為三
 老遷司空太尉司馬文王初為晉王司空荀顛要祥
 盡敬祥不從語在二年少帝紀晉武踐阼拜祥為太保
 封睢陵公泰始四年二年八十九薨祥弟覽字玄通光
 祿大夫晉諸公贊稱覽率素有至行覽子孫討利城
 繁衍頗有賢才相繼奕世之盛古今少焉

叛賊斬獲有功明帝卽位徙封萬年亭侯增邑二百并前六百戶虔薨子翻嗣翻薨子桂嗣

許褚字仲康譙國譙人也長八尺餘腰大十圍容貌雄毅勇力絕人漢末聚少年及宗族數千家共堅壁以禦寇時汝南葛陂賊萬餘人攻褚壁褚衆少不敵力戰疲極兵矢盡乃令壁中男女聚治石如杵斗者置四隅褚飛石擲之所值皆摧碎賊不敢進糧乏僞與賊和以牛與賊易食賊來取牛牛輒奔還褚乃出陳前一手逆曳牛尾行百餘步賊衆驚遂不敢取牛而走由是淮汝陳梁間聞皆畏憚之太祖徇淮汝褚以衆歸太祖太祖見而壯之曰此吾樊噲也卽日拜都尉引入宿衛諸從褚俠客皆以爲虎士從征張繡先登斬首萬計遷校尉從討袁紹於官渡時常從士

徐他等謀爲逆以褚常侍左右憚之不敢發伺褚休
下日他等懷刀入褚至下舍心動卽還侍他等不知
入帳見褚大驚愕他色變褚覺之卽擊殺他等太祖
益親信之出入同行不離左右從圍鄴力戰有功賜
爵關內侯從討韓遂馬超於潼關太祖將北渡臨濟
河先渡兵獨與褚及虎士百餘人留南岸斷後超將
步騎萬餘人來奔太祖軍矢下如雨褚白太祖賊來
多今兵渡已盡宜去乃扶太祖上船賊戰急軍爭濟
船船重欲沒褚斬攀船者左手舉馬鞍蔽太祖船工
爲流矢所中死褚右手並泝船僅乃得渡是日微褚
幾危其後太祖與遂超等單馬會語左右皆不得從
唯將褚超負其力陰欲前突太祖素聞褚勇疑從騎
是褚乃問太祖曰公有虎侯者安在太祖顧指褚褚

瞋目盼之超不敢動乃各罷後數日會戰大破超等
褚身斬首級遷武衛中郎將武衛之號自此始也軍
中以褚力如虎而癡故號曰虎癡是以超問虎侯至
今天下稱焉皆謂其姓名也褚性謹慎奉法質重少
言曹仁自荊州來朝謁太祖未出入與褚相見於殿
外仁呼褚入便坐語褚曰王將出便還入殿仁意恨
之或以責褚曰征南宗室重臣降意呼君君何故辭
褚曰彼雖親重外藩也褚備內臣衆談足矣入室何
私乎太祖聞愈愛待之遷中堅將軍太祖崩褚號泣
歐血文帝踐阼進封萬歲亭侯遷武衛將軍都督中
軍宿衛禁兵甚親近焉初褚所將爲虎士者從征伐
太祖以爲皆壯士也同日拜爲將其後以功爲將軍
封侯者數十人都尉校尉百餘人皆劍客也明帝卽

位進牟鄉侯邑七百戶賜子爵一人關內侯褚薨諡
曰壯侯子儀嗣褚兄定亦以軍功封爲振威將軍都
督徼道虎賁太和中帝思褚忠孝下詔褒贊復賜褚
子孫二人爵關內侯儀爲鍾會所殺泰始初子綜嗣
典韋陳留己吾人也形貌魁梧旅力過人有志節任
俠襄邑劉氏與睢陽李永爲讐韋爲報之永故富春
長備衛甚謹韋乘車載雞酒僞爲侯者門開懷匕首
入殺永并殺其妻徐出取車上刀戟步出永居近市
一市盡駭追者數百莫敢近行四五里遇其伴轉戰
得脫由是爲豪傑所識初平中張邈舉義兵韋爲士
屬司馬趙寵牙門旗長大人莫能勝韋一手建之寵
異其才力後屬夏侯惇數斬首有功拜司馬太祖討
呂布於濮陽布有別屯在濮陽西四五十里太祖夜

襲比明破之未及還會布救兵至三面掉戰時布身
自搏戰自旦至日昃數十合相持急太祖募陷陣韋
先占將應募者數千人皆重衣兩鎧棄楯但持長矛
撩戰時西面又急韋進當之賊弓弩亂發矢至如雨
韋不視謂等人曰虜來十步乃白之等人曰十步矣
又曰五步乃白等人懼疾言虜至矣韋手持十餘戟
大呼起所抵無不應手倒者布衆退會日暮太祖乃
得引去拜韋都尉引置左右將親兵數百人常繞大
帳韋既壯武其所將皆選卒每戰鬪常先登陷陣遷
爲校尉性忠至謹重常晝立侍終日夜宿帳左右稀
歸私寢好酒食飲噉兼人每賜食於前大飲長歡左
右相屬數人益乃供太祖壯之韋好持大雙戟與長
刀等軍中爲之語曰帳下壯士有典君提一雙戟八

十斤太祖征荊州至宛張繡迎降太祖甚悅延繡及其將帥置酒高會太祖行酒韋持大斧立後刃徑尺太祖所至之前韋輒舉斧目之竟酒繡及其將帥莫敢仰視後十餘日繡反襲太祖營太祖出戰不利輕騎引去韋戰於門中賊不得入兵遂散從他門並入時韋校尙有十餘人皆殊死戰無不一當十賊前後至稍多韋以長戟左右擊之一义入輒十餘矛摧左右死傷者略盡韋被數十創短兵接戰賊前搏之韋雙挾兩賊擊殺之餘賊不敢前韋復前突賊殺數人創重發瞋目大罵而死賊乃敢前取其頭傳觀之覆軍就視其軀太祖退住舞陰聞韋死爲流涕募間取其喪親自臨哭之遣歸葬襄邑拜子滿爲郎中車駕每過常祠以中牢太祖思韋拜滿爲司馬引自近文

帝卽王位以滿爲都尉賜爵關內侯

龐惠字令明南安桓道人也

桓音桓

少爲郡吏州從事

初平中從馬騰擊反羌叛氏數有功稍遷至校尉建

安中太祖討袁譚尙於黎陽譚遣郭援高幹等略取

河東太祖使鍾繇率關中諸將討之惠隨騰子超拒

援幹於平陽惠爲軍鋒進攻援幹大破之親斬援首

魏略曰惠手斬一級不知是援戰罷之後衆人皆言

援死而不得其首援鍾繇之甥惠晚後於韃中出一

頭繇見之而哭惠謝繇繇曰援拜中郎將封都亭侯

後張白騎叛於弘農惠復隨騰征之破白騎於兩穀

間每戰常陷陣卻敵勇冠騰軍後騰徵爲衛尉惠留

屬超太祖破超於渭南惠隨超亡入漢陽保冀城後

復隨超奔漢中從張魯太祖定漢中惠隨衆降太祖

素聞其驍勇拜立義將軍封關門亭侯邑三百戶侯

音衛開等以宛叛熹將所領與曹仁共攻拔宛斬音
開遂南屯樊討關羽樊下諸將以熹兄在漢中頗疑

之

魏略曰其從兄
名柔時在蜀

熹常曰我受國恩義在效死我欲

身自擊羽今年我不殺羽羽當殺我後親與羽交戰
射羽中額時熹常乘白馬羽軍謂之白馬將軍皆憚
之仁使熹屯樊北十里會天霖雨十餘日漢水暴溢
樊下平地五六丈熹與諸將避水上隄羽乘船攻之
以大舡四面射隄上熹被甲持弓箭不虛發將軍董
衡部曲將董超等欲降熹皆收斬之自平旦力戰至
日過中羽攻益急矢盡短兵接戰熹謂督將成何曰
吾聞良將不怯死以苟免烈士不毀節以求生今日
我死日也戰益怒氣愈壯而水浸盛吏士皆降熹與
糜下將一人五伯二人彎弓傅矢乘小舡欲還仁營

水盛舡覆失弓矢獨抱舡覆水中爲羽所得立而不
跪羽謂曰卿兄在漢中我欲以卿爲將不早降何爲
惠罵羽曰豎子何謂降也魏王帶甲百萬威振天下
汝劉備庸才耳豈能敵耶我寧爲國家鬼不爲賊將
也遂爲羽所殺太祖聞而悲之爲之流涕封其二子
爲列侯文帝卽王位乃遣使就惠墓賜諡策曰昔先
軫喪元王蠋絕脰隕身徇節前代美之惟侯式昭果
毅蹈難成名聲溢當時義高在昔寡人愍焉諡曰壯
侯又賜子會等四人爵關內侯邑各百戶會勇烈有
父風官至中衛將軍封列侯

王隱蜀記曰鍾會平蜀前後鼓吹迎惠屍喪還

葬鄴冢中身首如生臣松之案惠死於樊城文帝卽位又遣使至惠墓所則其屍喪不應在蜀此王隱之

虛說也

龐涓字子冀酒泉表氏人也初以涼州從事守破羌

長會武威太守張猛反殺刺史邯鄲商猛令曰敢有

臨商喪死不赦清聞之棄官晝夜奔走號哭喪所訖

詣猛門衷七首欲因見以殺猛猛知其義士勅遣不

殺由是以忠烈聞魏略曰猛兵欲來縛清猛聞之數

為名如又殺之何勸一州履義之士邪遂使行服

典略曰張猛字叔威本燉煌人也父奐相帝時任

歷郡守中郎將太常遂居華陰終因葬焉建安初

寇上書求別置州詔以陳留人邯鄲商為雍州刺史

威名乃以猛補之商猛俱西暨到商欲誅猛每相戲

侮及共之官行商道更相責望初猛與商同歲相戲

遂勤兵攻商商欲殺我耶然我死聞者有知汝亦登

呼猛字曰商威汝欲殺我耶然我死聞者有知汝亦登

矣請和畢尚可乎猛督郵錄商閉置傳舍後商欲

數之語遂殺之猛發兵遣軍東拒其吏民遂將反

韓遂自覺上討猛是歲建安十四年也至十五年將

共攻猛初與武威太守時猛方在母夢帶奐印

綬登樓而歌旦以告奐奐訊占夢者曰夫人生男

後當復無知則已矣若有官乎豈使吾頭東過華陰

使死者無知則已矣若有官乎豈使吾頭東過華陰

先君之墓乎乃太守徐揖請為主簿後郡人黃昂反登樓自燒而死

圍城清棄妻子夜踰城出圍告急於張掖燉煌二郡初疑未肯發兵清欲伏劍二郡感其義遂為興兵軍未至而郡城邑已陷揖死清乃收斂揖喪送還本郡行服三年乃還太祖聞之辟為掾屬文帝踐阼拜駙馬都尉遷西海太守賜爵關內侯後徵拜中散大夫薨子曾嗣初清外祖父趙安為同縣李壽所殺清舅兄弟三人同時病死壽家喜清母娥自傷父讐不報乃幃車袖劍白日刺壽於都亭前訖徐詣縣顏色不變曰父讐已報請受戮祿福長尹嘉解印綬縱娥娥不肯去遂彊載還家會赦得免州郡歎貴刊石表閭

皇甫謐烈女傳曰酒泉烈女龐娥親者表氏龐子夏之妻祿福趙君安之女也君安為同縣李壽所殺娥親有男弟三人皆欲報讐壽深以為備會遭災疫三人皆死壽聞大喜請會宗族共相慶賀云趙氏強壯

已盡唯言有女弱何足復憂防備懈弛親子消出行
 聞壽此激愈深愴然隕涕三子之羞也莫喜也終不活
 汝戴履天為吾門戶陰市名刀挾長更乘馬帶夜哀
 手志在殺汝而壽自激倖凶豪聞親之言不能制恐逆
 酸中人皆畏諫止之比鄰李壽徐氏婦親親不素加今備
 見鄉人害每諫止之比鄰李壽徐氏婦親親不素加今備
 為衛重受身禍趙雖有絕滅門之志而疆不敵願進不制為
 門戶不計親親曰息母之讐復何求今雖日月早死也
 李戶泯絕壽而親視猶在豈可假心壽必為我所以殺明
 况我則李壽而親視猶在豈可假心壽必為我所以殺明
 矣夜數磨礪所親謂左腕曰齒悲涕長戴家及
 鄉里咸共笑之娥親謂左腕曰齒悲涕長戴家及
 弱不能殺家乘鹿車以壽至光此年二月令汝輩
 見之遂棄家乘鹿車以壽至光此年二月令汝輩
 以白壽日驚愕迴馬欲走娥親與壽相和便下傷其馬
 叱之壽日驚愕迴馬欲走娥親與壽相和便下傷其馬
 驚持刀擠道邊溝中娥親復就地取壽之探中樹蘭折
 所護刀擠道邊溝中娥親復就地取壽之探中樹蘭折
 壽額右椿其目大呼跳梁而起娥親倒挺身奮手以抵
 其額右椿其目大呼跳梁而起娥親倒挺身奮手以抵
 壽頭持詣都亭反覆盤旋應手而倒遂拔刀以截
 福長壽陽尹嘉不歸忍論娥親徐即解印綬去官飛法縱

之娥親曰讐塞身死妾之法明分也治獄制刑君之常
典也何敢貪生以枉官法鄉人聞之傾城奔往觀者
如堵焉莫不為之悲喜懷慨嗟嘆大言曰尉枉法逃死
陰語使去以便宜自匿娥親抗聲乞得歸法以全國
非妾本心今讐娥親已畢足不則敢貪生為明廷負也尉
體雖復萬死於親復言匹婦雖微乞就刑戮隕身人
之罪不聽所執縱今親復犯之義無可逃乞就刑隕身人
朝市肅明王法載娥親之願也辭氣愈厲而無懼色尉
知其難奪疆載還家涼州刺史周洪泉太守劉班
等並共表尚所履以烈義刊石立碑顯其門閭太常弘
農張奐貴尚所履以烈義刊石立碑顯其門閭太常弘
莫不改容贊善高玄其義故黃門侍郎安定梁寬追
述娥親為其作傳玄晏先生以爲父母之讐不與共
天地蓋感讐黨之所為也而娥親以女弱之微念亡父辱
之酷痛感讐黨之所為也而娥親以女弱之微念亡父辱
也怨魂雪三弟之永恨近古仇親之未之有

閻温字伯儉天水西城人也以涼州別駕守上邽令
馬超走奔上邽郡人任養等舉衆迎之温止之不能
禁乃馳還州超復圍州所治冀城甚急州乃遣温密
出告急於夏侯淵賊圍數重温夜從水中潛出明日

賊見其迹遣人追遮之於顯親界得温執還詣超超解其縛謂曰今成敗可見足下爲孤城請救而執於人手義何所施若從吾言反謂城中東方無救此轉禍爲福之計也不然今爲戮矣温僞許之超乃載温詣城下温向城大呼曰大軍不過三日至勉之城中皆泣稱萬歲超怒數之曰足下不爲命計邪温不應時超攻城久不下故徐誘温冀其改意復謂温曰城中故人有欲與吾同者不温又不應遂切責之温曰夫事君有死無貳而卿乃欲令長者出不義之言吾豈苟生者乎超遂殺之先是河右擾亂隔絕不通燉煌太守馬艾卒官府又無丞功曹張恭素有學行郡人推行長史事恩信甚著乃遣子就東詣太祖請太守時酒泉黃華張掖張進各據其郡欲與恭艾并勢

就至酒泉爲華所拘執劫以白刃就終不回私與恭
疏曰大人率厲燉煌忠義顯然豈以就在困厄之中
而替之哉昔樂羊食子李通覆家經國之臣寧懷妻
孥邪今大軍垂至但當促兵以倚之耳願不以下流
之愛使就有恨於黃壤也恭卽遣從弟華攻酒泉沙
頭乾齊二縣恭又連兵尋繼華後以爲首尾之援別
遣鐵騎二百迎吏官屬東緣酒泉北塞徑出張掖北
河逢迎太守尹奉於是張進須黃華之助華欲救進
西顧恭兵恐急擊其後遂詣金城太守蘇則降就竟
平安奉得之官黃初二年下詔褒揚賜恭爵關內侯
拜西域戊己校尉數歲徵還將授以侍臣之位而以
子就代焉恭至燉煌固辭疾篤太和中卒贈執金吾
就後爲金城太守父子著稱於西州

世語曰就子數
字祖文弘毅有

疑	之	罪	督	刺	為	甚	箋	謝	為	為	其	息	弟	中	素	達	故	雖	勇	固	之	數	兵	幹
其	胡	河	時	郵	之	之	記	尹	特	市	主	呵	初	衡	貧	傳	也	漢	依	字	輒	何	討	正
非	餅	間	息	捕	於	息	為	為	酤	買	簿	庫	之	第	當	今	論	入	傳	元	收	不	吳	晉
常	賓	變	從	諸	是	自	減	通	又	宜	第	曰	不	京	桓	賓	行	魚	載	安	臣	密	無	武
人	碩	姓	父	趙	衡	知	諸	乎	勅	晚	門	隨	中	左	館	子	弟	而	碩	有	猶	啓	虎	帝
也	時	字	岐	尺	為	前	趙	乃	言	中	云	舍	菜	館	食	而	已	及	為	碩	以	而	符	世
因	年	又	為	兒	詔	過	因	乃	通	無	舍	菜	館	子	弟	而	已	及	為	碩	以	而	符	世
問	二	轉	皮	以	徵	乃	書	通	常	見	不	得	無	陰	兒	報	輩	子	弟	邪	用	之	廣	漢
之	十	詰	氏	上	仲	與	衡	又	見	不	得	無	陰	兒	報	輩	子	弟	邪	用	之	廣	漢	
日	餘	北	長	及	臺	走	衡	又	見	不	得	無	陰	兒	報	輩	子	弟	邪	用	之	廣	漢	
自	乘	海	聞	仲	遣	時	求	為	京	北	尹	旬	月	之	間	得	之	甚	欲	減	諸	趙	因	乃
有	犢	著	有	臺	歸	息	為	京	北	尹	旬	月	之	間	得	之	甚	欲	減	諸	趙	因	乃	通
餅	車	絮	家	皆	遂	從	京	北	尹	旬	月	之	間	得	之	甚	欲	減	諸	趙	因	乃	通	常
邪	將	巾	禍	殺	詔	中	仲	尹	旬	月	之	間	得	之	甚	欲	減	諸	趙	因	乃	通	常	見
販	騎	布	因	之	有	都	官	及	都	部	同	走	之	罪	時	息	捕	於	是	趙	衡	尺	為	
之	入	袴	從	有	藏	者	與	都	部	同	走	之	罪	時	息	捕	於	是	趙	衡	尺	為	兒	
邪	市	常	於	舍	逃	走	之	罪	時	息	捕	於	是	趙	衡	尺	為	兒	詔	過	因	乃	通	
岐	日	見	市	走	之	罪	時	息	捕	於	是	趙	衡	尺	為	兒	詔	過	因	乃	通	常	見	
販	岐	中	走	之	罪	時	息	捕	於	是	趙	衡	尺	為	兒	詔	過	因	乃	通	常	見	不	

之寶碩曰寶碩曰買幾錢賣幾錢岐曰買三十賣亦三十寶
 碩曰視碩曰處士之望非似賣餅者殆有故乃開車後目
 顧所將兩騎令下馬扶上之戶下前檐謂之曰視處
 也甚怖面失色寶碩閉車後門變動又百有重老怨則
 士狀貌我既非海孫餅者碩加今面門口動又百有重老怨則
 當亡命我既非海孫餅者碩加今面門口動又百有重老怨則
 在堂勢能相度者驅歸終不車門外先語入我以實岐乃具
 告之寶碩遂載岐者驅歸終不車門外先語入我以實岐乃具
 出得死友二在外當來入拜乃舍延岐入壁中後鍾酒快
 相娛樂第一二日因載著別田舍置復壁中後鍾酒快
 唐衡及弟皆死岐乃得別田舍置復壁中後鍾酒快
 進至郡守刺史太僕而寶碩亦從此顯名於東國轉任
 至豫州刺史初平末寶碩使安慰天荒南客荆州乃至
 興平中趙岐以太僕持節使安慰天荒南客荆州乃至
 復與寶碩相遇寶碩對流涕岐為劉表陳其本末由是
 益禮寶碩頃之寶碩病流涕岐為劉表陳其本末由是
 後名豐字伯號曰酒泉人少游俠常以報仇解怨為事
 故時人為之號曰酒泉人少游俠常以報仇解怨為事
 若至建安外乃中其太守徐揖誅郡中彊族黃氏時黃昂
 得脫在建安外乃中其太守徐揖誅郡中彊族黃氏時黃昂
 揖張掖求救會張掖又以昂殺不義乃告揖妻殺子走
 詣張掖求救會張掖又以昂殺不義乃告揖妻殺子走
 二郡合勢昂生致不與己同乃重募取豐欲令張掖
 以郡繫豐頭生致不與己同乃重募取豐欲令張掖
 為都尉使齋檄告酒泉聽豐為揖報讐豐遂單騎入
 南羌中合衆得千餘騎從樂浪南山中出指趨郡城入

未起以三十里大皆令騎下馬散柴楊塵酒泉捕得昂望見
 塵起以三十里大皆令騎下馬散柴楊塵酒泉捕得昂望見
 謂昂遂殺之前時黃華在東又還領郡豐長華復走依
 慙豐遂殺之前時黃華在東又還領郡豐長華復走依
 燉煌至黃初中河西與復黃華降豐乃還郡舉孝
 廉州表其義勇詔即拜與馬都尉後二十餘年病亡
 鮑出與老字文才京五北新家人也少游俠與平中三輔亂
 出與老字文才京五北新家人也少游俠與平中三輔亂
 相將行探蓬食獨與小第在後採初初雅及其弟成
 持歸為母作食獨與小第在後採初初雅及其弟成
 恐不賊數追人須史其從後到知母為賊所略去初追等怖
 兄弟皆敢云賊用活何乃攘臂結而獨追之賊貫其手
 將去賊望見用活何乃攘臂結而獨追之賊貫其手
 及五賊人走復合圍出跳圍回從一頭斫餘
 人時賊分布驅出見前去賊連擊舍不勝乃走與前
 輩合出復擊賊乃解問出曰比舍獨不責遙望賊指其哀
 遂復之奮擊賊乃解問出曰比舍獨不責遙望賊指其哀
 以復斫我賊媼謂出曰已還之何為不遂出又指求
 出復斫我賊媼謂出曰已還之何為不遂出又指求
 哀媼此我媼也復解之還遂相扶侍客
 南陽建安五年關中始開車歷山險危不其如負之不能步
 行兄弟欲共與之出以輿車來歸而遂相扶侍客
 其穩乃以籠盛其郡獨辟召出到曰鄉里不堪冠帶至
 其穩乃以籠盛其郡獨辟召出到曰鄉里不堪冠帶至

青龍中母年九十餘歲乃終出時年七十餘行喪如禮
於今年八月十日才若五六七十者魚豢曰昔孔子歎顏
回以爲三月不違仁者蓋觀其心耳孰如孫祝菜色
於市里顛倒於牢獄據有實事哉且夫濮陽周氏不
敢置迹而魯之史公猶不問其竟脫季布豈若二賢厥心
不安也故遠收孫祝而近錄楊鮑意發於其泯滅且
多乎今故遠收孫祝而近錄楊鮑意發於其泯滅且
敦薄俗至於鮑烈君子何異乎若夫楊阿若少稱
雖在編戶與篤烈君子何異乎若夫楊阿若少稱
任俠長遂蹈義自西徂東摧討逆節可謂勇力而有
也仁者

評曰李典貴尚儒雅義忘私隙美矣李通臧霸文聘
呂虔鎮衛州郡並著威惠許褚典韋折衝左右抑亦
漢之樊噲也龐惠授命叱敵有周苛之節龐涓不憚
伏劍而誠感鄰國閻溫向城大呼齊解路之烈焉

魏志卷十八

魏

志

卷十八

魏志卷十八考證

臧霸沛國公武周爲下邳令○臣良裘按李質傳注引虞預晉書曰武周字伯南沛國竹邑人此公字疑衍

行遇霖雨大軍先及水遂長賊船稍進○太平御覽先及作先反稍進作稍近

呂虔世多其能任賢注祥脫衣將剖冰求之有少堅冰解○宋本有少下多頃字

許褚褚右手並泝船僅乃得渡○泝太平御覽作棹典章徐出取車上刀戟步出○太平御覽步出作步去

韋先占將應募者數千人○太平御覽作數十人

龐憲將軍董衡部曲將董超等欲降○董超等太平御覽作統超等

龐涓刊石表閭注恐逆見中害○逆監本訛作返今改正

閻溫父子著稱于西州注息又啓云左惟子弟來爲

虎牙○臣浩按上云衡弟為京兆虎牙都尉此云

左惟子弟誤當作唐衡子弟或衡惟子弟

又注及其到官遣吏奉牋謝尹○監本訛作邊吏

今改正

又注視處士狀貌既非販餅者加今面色變動○

監本加今訛作乃今今改正

又注時黃昂得脫在外乃以其家粟金數斛募眾

得千餘人○其家監本誤作昂家今改正

又注乃攘臂結袵獨追之○太平御覽作獨持楯

追之

魏志卷十八考證